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五

慎齋羅典嶶五氏定稿

男紹祁孫恕賢綸校字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管見 宋公何由將執滕子嬰齊以滕子之來會盟于宋也與下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對看便見昔齊桓始霸為會於北杏歷四年而後同盟于幽滕子與焉宋襄圖霸之心迫思即以會而盟基本定期於此春王三月也及期小國先至者邾子而外惟滕子而已滕子因宋襄之霸將繼齊桓故共來盟者以視前齊桓之同盟于幽而滕

子與焉其君之世次雖不可詳而心則一也乃宋襄欲以威脅小國比滕子嬰齊至必詰以去年之宋伐齊邾獨從行而滕乃坐視豈得自大而不甘於供宋役耶是為罪矣於時邾復助宋為虐將謀報怨於鄫而於滕亦先有隙乃以說激怒宋公而使執滕子亦稱此舉為取威定霸之首務也因是宋公信之執滕子啖氏助曰春秋時以強暴賢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趙氏匡曰滕子被執失地則名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管見去年伐齊之役曹伯奉宋公為霸主俾繼齊桓故宋公列曹伯於衛侯之上以尊之於時衛文不能平既還自齊則必與宋公絕豈復能致之以會且盟哉及今年春三月是宋公所定為會盟之期以待諸侯之至者未幾而滕子嬰齊先至宋宋公乃以為有罪而執之則曹伯知其不可輔以成霸亦復與宋公離矣以故三月未得會而盟遂

不成然宋襄之圖霸亟欲踵齊桓之會于北杏而復同盟于幽也庸得已乎於是以夏六月而以曹伯爲地主指曹南爲之盟所焉在曹伯亦不可得辭矣惟及期而至者仍是一邾子而止彼先所執之滕子嬰齊既不得與則欲更求如滕子者而不得也故春秋獨書曰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黃氏仲炎曰宋襄圖霸爲盟于曹國之南是不能致曹而乃枉駕以盟曹也曹弱於宋而鄰於宋者猶且不服況諸侯乎至宋公之獨書爵陳氏以爲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霸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按是說當從之

鄫子會盟于邾

管見宋襄公侈然自大以諸小國爲無足數與之會盟固所不屑也邾亦小國耳宋公因邾子先從伐齊欲有以寵異之遂命邾爲諸小國之長使主會盟故鄫子會于邾亦即盟于邾不復至宋也於是邾人倚宋公之勢惟所欲爲

遂於己酉會盟之日。執鄫子用之。豈非大異也哉。
自此。曹伯亦決于背宋。不復預有曹南之盟矣。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發見己酉。即會盟之日。執鄫子用之。據左傳子魚之論。則類於殺之而用其尸為牲以祀神。太覺駭聽。公羊穀梁傳則皆謂叩其鼻以血社也。叩鼻之說。似可從。而亦無所本。且以為血社。仍與左傳所稱次睢者同屬臆定耳。按鄫子會盟于邾以己酉。則其執鄫子而用之殆非用之於社。而即用之於主盟之神也。與凡盟皆殺牲取血。其取之者先於牛耳。即可知邾人之執鄫子用之。所以取其血者。亦刺其耳以取之則已其血。不用以歃。惟以薦之明神。豈至必如牲之果殺而瘞之於坎也哉。然其事與刑牲之用則從卑。因之用哉。亦為類矣。彼邾人之於鄫子。乃假會盟以致之而加虐如此。則何以故。季氏廉曰。鄫之執鄫子。左氏則言宋公使邾執之。[illegible]然公穀胡不敢罪於宋耶。何休以

爲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以此二國致愆。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所據。今按昭公元年傳云，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自擇焉。皆許之。已而女允適公孫楚。子南、公孫黑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是可知昏姻之故，以妒生惡心者，蓋有之矣。據此以推，彼邾人之與鄫子，國皆在魯南鄙，與防近。僖公有愛女季姬，未得所歸。其心以此二國之君皆可妻，而未能決取一焉。乃以季姬如防，公而會邾鄫之君，使季姬竊自擇之。傳十四年夏六月，但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其先亦嘗使季姬及邾子遇于防矣。及季姬許適鄫子，於是僖公使諭鄫子來朝以納幣。明年季姬歸于鄫。其時邾疾鄫子之得取季姬，心銜之，而無如何。雖忿不可忍，亦以魯故，而未敢動於惡也。及十六年夏，聞季姬卒，則

鄫與魯之親誼絕故僅此十九年之夏六月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子遂執鄫子用之亦借以紓其私怨之久不平者故然作如此說較於情事爲近若何氏直謂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以此二國致怨則未免失之誣矣

秋宋人圍曹

胥見宋公以夏六月盟於曹南及秋而遂圍曹則其盟爲要盟矣又何怪曹伯之背之哉盟書宋公譏其不信而徒誇諸等國書宋人貶其爲暴而全邾君德也於時曹不應而宋之圍亦自解故但書宋人圍曹則已以見無傷於曹而徒自絕於曹也於圖霸之道益遠

衛人伐邢

管見春秋之人衛若惟就伐邢言之衛亦以報邢人伐衛之怨非無辭也但邢之伐衛以邢與衛並受齊桓之德未有以報而衛獨背之以從宋伐齊故不勝其憤而伐衛耶衛於邢有怨今之伐邢猶為以怨報怨衛於齊受德先之伐齊不為以怨報德乎故去年冬書邢人狄人伐衛其人之邢之意貶其伐衛者輕貶其引狄人者重此年秋書衛人伐邢其人衛之意貶其伐邢者輕貶其負齊桓者重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管見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按陳穆公名款為陳侯杵臼之子齊桓始霸有北杏之會陳侯杵臼與焉與宋公同輔齊霸及莊公二十一年陳侯杵臼殺其太子御寇立嬖姬之子款為世子以亡公子敬仲在齊懼世子不得定乃因僖公五年齊桓定王世子于首止明年亦復使世子款及齊桓盟

于寗母。又明年。再從齊桓會盟于洮。於是僖十二年。陳侯杵臼卒。子款立。是為穆公。以此言之。陳穆公不忘齊桓之德。而欲修其好。則有由矣。若蔡之近楚者。自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其子肸監國。後獻舞卒於楚而肸始代其位。至僖公十四年。蔡侯肸卒。子甲午立。數世皆聽事楚。故其間當僖之四年。齊桓會諸侯之師主於伐楚。而先以侵蔡。蔡遂潰。然則所為蔡侯者。縱不敢怨齊桓亦不能反指為德也。而又何好之可修乎。至於楚之與齊桓讐國也。初齊桓之伐楚。次于陘。齊貫以銳師據楚之險塞。楚懼。乃使屈完來盟于師。楚自入春秋以來。其強大未有屈於人者。及是而偪於齊師。以懼而使請盟。蓋其心必以為辱而忍之。彼齊桓之許盟。豈所謂俾屈完之受盟於召陵。以歸國。將謂此盟為修好之有。永哉。若然則陳穆公之念齊德。而欲修好於諸侯。先欲蔡之專事楚者。轉而盟于齊然。不能自主。陳既無從得所請於蔡矣。若又欲楚之一釁於齊者。釋憾而與之盟。且將同楚于覩至於齊以狀之盟。在

陳侯必不得所請於楚亦即為陳侯所負恃而不敢請於楚者今細玩春秋書法特首陳人以陳侯欺實受齊德將盟以修好必借之偽言以見其非妄耳其首始事者豈陳人哉次及蔡人則因蔡侯甲午於齊無德而有怨而今亦從陳侯之請以盟于齊則是有與同欲非從陳侯一人之私願矣又其次乃及楚人楚人非他楚子成王頵也楚居南鄉齊湖東海遠不相及而忽涉其地以盟諸侯將託言陳蔡二君之固請既非得已且桓公既卒亦得因以尋前此屈完之盟于召陵也楚豈患其無辭乎凡此皆鄭伯捷之先朝於楚即與楚子私謀以定之者故於楚人之下乃帶出鄭人欲以著此盟之本末先自陳侯偽言蔡侯同欲直若鄭伯初不與其事然及楚子從陳蔡之請以盟於齊又若鄭伯雖與其事而非汲汲欲之特出於後至者然此實鄭伯之行其詭以欺諸侯也而春秋則洞見其隱矣鄭伯之為楚謀明以必出於此時當齊桓既卒鄭伯首朝於楚蓋度秦處西陲隔於王畿不能以有東諸侯也匹秦者

惟晉晉惠公夷吾以韓之戰獲於秦卒質太子圉而與河東之地乃得歸其能以有為哉近惟宋公茲父圖霸甚銳而淺以威逞當其執滕子嬰齊曹伯知其不足輔以成霸將背宋及宋公以邾子執盟於曹南又復使邾子主小國之會盟遂致邾人執鄫子用之曹伯乃與宋公絕是宋公為孤立其卒歸於無成決矣然則繼齊桓為霸主者非楚成頵而誰故鄭伯之朝楚師欲奉楚子為霸主耳楚子與謀於是鄭伯以圖霸之始事必得主盟以修好於諸侯昔齊桓之會北杏而即謀同盟于幽者今可踵而行之矣惟是王畿以東其諸侯獨齊為大苟齊得與盟則魯必從之他如宋衛曹之至不至無足計者為之揆其事勢非盟于齊不可楚能如齊則欲盟于齊而亦必得何也彼齊桓之前伐楚大合諸侯之師楚使屈完請盟猶得盟齊於兵車之會矣及茲歷十六年楚未嘗背盟於齊則乘是而如齊以與其嗣君修好諸侯又何至不得盟齊於衣裳之會哉由是楚子如齊以此僖公十九年冬陳侯蔡侯楚子鄭伯

皆盟于齊也。而春秋皆人之者。以是盟爲大潰諸夏之防。故爾其間以鄭伯爲罪魁。鄭同貶以人。而敘諸楚人之下。則亦無以別於楚矣。至若楚欲爲盟于齊。齊侯不敢辭而身與其盟。在桓公則主攘夷狄以尊中國。在孝公則乃主親夷狄以弱中國。是齊桓不爲有子。而齊亦復無君也。故削齊侯而不書。又魯爲有道之國。僖公爲周公之孫。亦即謂其能復周公之宇者。值茲楚盟于齊。公亦畏楚而不得不從之盟。彼魯頌閟宮篇嘗盛誇僖公之績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是將因齊桓之霸。以致此。虛矣。而已齊桓卒。而公遂不競若此。亦可羞也。故因不書齊侯而諱之。於公並

梁亡。

管見梁之亡也。左傳謂梁君好土功而亟城其邑。民罷弗堪。則曰某寇將至。及溝公宮。又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

遂取梁毀城之與溝亦人君所為設險以守其國也梁君之好土功為守國計何遽為秦所取而即至於亡哉攷周官禁暴氏凡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秋官士師掌士之八成八曰為邦誣注謂造亂言以惑衆者其稱八成則以是為正亂之成瀆也據此則民之以言語造亂不信而惑衆在君之設禁猶有成瀆矣而梁君乃以土功嘗罷民民輙自造亂言以紿之初曰某寇將至後復曰秦將襲我故民紿知其不信亦各佯懼而潰以罔梁君也及至秦果襲梁則先時罷於土功而潰之衆遂棄梁君所造作之亂言以大呼于國中曰秦將襲我其誰不懼其誰不潰乎於是梁君獨守其城耳溝耳以故秦師至襲之而即取之梁亡路史國名紀梁伯爵本少梁夏陽也嬴姓今同之韓城有少梁故城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管見李氏廉曰。經書新作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按彼別其名曰雉此。獨統以南稱。則魯之南三門所爲庫雉路者。皆爲新作可知。再按彼雉門及兩觀之新作先由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此未聞其災而只言新作。則其務崇侈亦可知。

夏郜子來朝

管見孔氏穎達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惟此年一見而已。鄭氏樵曰。郜有二。桓二年。取郜大鼎。北郜也。在單州成武。郜子來朝。南郜也。單州有二郜城。黃氏正憲曰。王氏云。郜分爲南北。皆附庸於宋。意是時宋襄無道。荊楚日強。郜以宋爲難恃。而魯爲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歟。按郜之始封一

而已未審以何時析而為二遂有北郜南郜之分北郜蓋為始封之嫡派所分為南郜者其支庶也在春秋以前北郜為宋所滅故其分封之奚縣有大鼎焉宋得之而其後以賂魯桓公桓公納于太廟猶繫之以國曰郜大鼎因宋之舊也宋前滅北郜而仍存南郜其為附庸於宋久矣值玆宋襄銳於圖霸欲以威脅諸侯於是滕子鄫子皆為所虐則其不能撫郜可知王氏推言郜子來朝之意以為宋不可恃而求依附於魯是為能得其情者歟而要之春秋書此於郜子非以其來朝而善之於魯亦非以郜子之來朝而幸之言外總見宋襄求合諸侯以霸而猶迫其屬在附庸之郜子不獲已而朝於魯當此楚黨益盛在宋襄之孤立豈不大可危哉

五月乙巳西宮災

管見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至羣公之廟則皆以宮稱若所書武宮煬宮桓宮

僖宮是也據此則知是年夏五月乙巳書西宮災所謂宮者正指廟言諸侯五廟太祖居中其四親廟列於左右左東而右西也東二廟為顯考為王考廟相聯西二廟為皇考為考廟亦相聯則其統言西宮災者以西之二廟皆災既非一廟之可專指而其二廟相聯則又不必分指其廟獨言西宮以别於東宮可矣至公羊傳云西宮小寢也小寢有西宮則有東宮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寢也何氏休又即三寢而申之以為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按小寢既非君之正寢夫人居之其小寢之旁有西宮祇為媵所居耳無關輕重雖災亦可不書且春秋之書西宮災者既當知其意在重廟而其但書西宮災而無他辭則並譏魯君臣之失禮亦不可不辨也禮記檀弓云有火其先人之廬則三日哭注以先人之廬即廟之謂爾此後宣公卒子成公為之立廟入主是稱新宮及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書新宮災即聯書三日哭說者指以為禮然則此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

秪審西宮災。而不哭書三日哭。非以譏魯君臣之失禮而何。

鄭人入滑

管見滑國伯爵。嘗及齊桓同盟于幽。地在今河南衛輝府之滑縣。與衛偪近。前嘗服屬於衛也。滑距鄭爲遠。非鄭之與國。左傳以鄭人入滑。爲滑人畔鄭而服於衛。夫豈滑之罪哉。揆厥所由。鄭之入滑。爲楚。故爾去年冬。鄭伯欲奉楚子爲霸主。以繼齊桓。乃以楚子及陳蔡二國盟于齊。魯亦來會。時宋公銳志圖霸。輙與邾子就盟于曹南。強結曹伯以資其輔。此與楚爲敵。可俟楚子自挫辱之。至於齊桓始伯。閔其同盟于幽者。魯與盟。而滕子亦從衛與盟。而滑伯亦從也。今楚子之盟于齊。何遠不如齊桓。而小國未有與者。滕子附魯。魯既來。而滕子適不來。猶之鄭輔楚。霸其所近之。許男不及與俱。是亦無足云耳。至滑伯附衛。衛既不來。而滑伯亦故不來。則猶之宋與楚爭霸。其所近之。曹伯

絡與相結是豈可不問乎以故於此年夏五月鄭伯滑師向滑出滑之所不意而攻之滑無備於是鄭師至不假攻圍而遂入於滑也凡代國而能入者鮮不取之鄭師還其所俘掠當無算又必即謀獻捷於楚以悅楚子矣鄭寡遇周歲為王室懿親乃至供蠻荊驅役恬不為怪是安得不加之貶絕而稱人哉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管見齊侯與狄盟于邢則齊幾淪於狄矣故從諸侯削爵之例不正書侯而書齊人狄得與齊侯盟于邢狄幾儕於齊矣故破外夷稱國之例不但書狄而亦書狄人也其盟邢之故公羊以為衛方病邢齊為邢謀衛難是已觀去年秋衛人伐邢所以報邢人狄人之伐衛圍菟圃也伐衛邢為主衛文志在滅邢其病邢者將無不至邢惟恃狄懼不足自保因狄借齊以成衛即乞齊侯至邢而因以與狄盟于邢耳至於齊侯亦不恥與狄盟者何以去年冬鄭伯使

楚子會陳蔡之君來盟于齊名為修好於桓公實則畧地於齊國也楚師尋將至於齊矣邢與狄相結齊即得因邢以與狄結則不以非我族類遠之亦聊以固吾圉而已然諸夏戎狄之防已潰春秋不能以無譏焉故於此年秋書齊人狄人盟于邢至穀梁謂此前二年狄救齊邢人主之以故此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也其說恐未確蓋十五年之狄救齊因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故狄救之然宋所敗之齊師乃齊四公子之徒非宋公所立孝公昭之師也猶之是年夏師救齊師謂魯師其救齊者以宋公會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欲立孝公昭而殺公子無虧故救之耳以此言之前之兩書救齊皆非以救齊侯昭也齊侯昭方將有怨於魯復何所德於狄與邢而必欺之盟哉

冬楚人伐隨

嘗見楚以去年冬盟于齊遠交也以今年冬伐隨近攻也遠交而近攻此為蠶食諸侯之謀非與霸國不合左傳謂隨以漢東諸侯畔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亦似乎貳而討之服則舍之者矣而豈其然哉楚之與隨成楚未能滅隨耳觀春秋至哀公元年猶書楚子隨侯圍蔡可見若其可滅楚成顧前於僖之五年滅弦僖十二年滅黃後復於僖二十五年滅夔何所愛於隨耶且楚之伐隨惟此年見於經亦欲見楚自盟于齊以後即將橫行中國乃特書此伐隨以起其端耳明年為僖之二十一年楚子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二年敗宋師于泓又二十三年伐宋圍緡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又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又二十七年楚人及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至二十八年夏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而後楚勢之自伐隨而日張者至是而始戢也若但就伐隨言之先如楚武王熊通以桓六年侵隨八年敗隨于速杞十一年隨絞州蓼欲伐楚師楚敗鄖之

師以郤之。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孑以伐隨。因卒而還。名諱於左傳。而春秋獨書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蓋舉其重者耳。其他有事於隨者。豈須備悉也哉。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管見　狄侵衛而邢不與。則此侵衛者。狄自侵之。非為邢。故也。蓋狄以昨僖公二十年秋。得齊侯與盟于邢。遂自侈大以凌犯諸侯。且數數然矣。故於今二十一年春。書狄侵衛二十四年夏。書狄伐鄭。三十年夏。書狄侵齊。三十一年冬。書狄圍衛。衛遷于帝丘。三十三年夏。又書狄侵齊。計自齊人狄人盟于邢。以後終僖公之世。纔十三年耳。狄之於諸侯。其為侵伐圍者凡五。而齊嘗其二。狄顧可盟乎哉。昔管敬仲言於齊桓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此為定論矣。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管見鹿上之盟以宋公為首而使齊侯參焉皆楚子之詭謀耳蓋宋公與楚爭霸楚子因僞結宋公以並霸而與為盟焉欲借神以昭其信也又以為盟于楚宋必不至惟以宋為地主而楚實就之盟則宋必從之此在前二年之冬楚嘗就盟于齊矣令不可踵而行之乎且齊之盟齊侯既與則此盟于宋者亦可致齊侯為參盟即因以莅盟也楚子以盟質於神復以莅盟愚於齊侯宋公更何所疑哉不孚惟是鹿上之盟所既由宋公定之以告於齊楚及盟之期楚子乃以宋公為首加于齊侯之上而自以其身後之究乎貴爵之文絕無爭長之迹初不知楚子之於宋公其內卒欲加之推尊而其外先親為之推奉故然也觀於是盟宋公自大而甚齊侯中立而屬楚子恃強而譎皆其所當致絕者故春秋一例人之書曰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杜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今江南鳳陽府潁州太

和縣西有原鹿亭。按潁州之太和。徭非宋地。志亦不載太和有原鹿亭。無可據。竊意宋都商邱。即今歸德府。其商邱南一百二十里。有鹿邑縣。寰宇記云。此春秋鳴鹿地。成公十六年。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即此。夫以鳴鹿鹿邑鹿上。三鹿字同文。則由鳴鹿在今鹿邑推之。即並指鹿上為今鹿邑。亦無不可。

夏大旱

【管見】於夏書大旱。固以志災。其言下之意。又謂此年秋魯侯不與於盂之會。必以國有大旱辭之也。夫大旱為災。魯國將病。非公之不幸乎。而其以大旱辭盂之盟。不至與楚子同執宋公以伐宋。魯猶不失為有道之國。是亦公不幸中之幸也與。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管見　盂。杜注宋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盂亭。按此年春盟于鹿上。楚子已約秋會諸侯。會于盂將與宋公爭霸。故冠以宋公執子而連敘之。楚子爵卑於陳侯蔡侯鄭伯曹伯。與許男齊等。而其強過於宋公。乃仍先宋公者。由楚子之詭謀。欲以退讓行其凶橫。使宋公終不覺耳。惟齊侯心疑楚子強甚而忽屈於宋公。必非誠然。其為變將不可測。故特於鹿上成其參盟。而秋之會諸侯于盂則不至焉。陳侯蔡侯鄭伯。即今之前二年。從楚子以盟于齊之陳人蔡人鄭人也。爾時許男曹伯不及與。今則皆會于盂。非附宋公。乃畏楚子也。至衛文勤於政治。能自立。當齊桓卒之明年。從宋公伐齊。宋公以曹伯先衛。衛文不平。遂與宋絕。及宋公與楚爭霸。衛文稔知楚子之必能勝。而亦不肯屈而從楚。在周畿以東之諸侯。其不克尊王室而猶知遠夷狄者。衛文而外不概見。亦可謂加於他諸侯一等矣。以故宋

公楚子將會諸侯于盂齊侯猶以疑楚子而不會衛文則實拒楚子而不會也夫宋公楚子以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豈徒會哉亦謂因會以為盟耳及會而楚子乃執宋公以伐宋則何嘗果有志於盟耶總而言之楚子之執宋公以伐宋其初皆由鄭伯朝楚欲輔楚子以霸遂為楚子主謀使之先盟于齊以安齊侯齊侯不動乃盟于鹿上以脆宋公宋公不備然後以諸侯會于盂伏兵車待之即乘會之時突執宋公以伐宋有必捷者此舉豈不可以大得志哉楚子從其謀其在會之陳侯蔡侯亦與知焉所不共白者獨許男曹伯而已於是諸侯之會于盂楚子欲執宋公則竟執之欲執宋公以伐宋則遂伐之在陳侯蔡侯鄭伯皆同惡相濟餘若許男曹伯雖不欲亦無如之何也

冬公伐邾

【管見】此年之公伐邾殆由十九年夏六月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其虐已甚鄫子不能報而公為之報與初公有愛女季姬使自擇配於是十四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納幣聘季姬十五年秋季姬歸于鄫十六年夏鄫季姬卒僖公傷之鄫子猶是公之壻也及十九年夏邾人以妬鄫子之得取季姬乃因會盟于邾而執鄫子用之雖未至如盟之用牲必主於殺亦既執而刵其耳血以薦之明神矣公得無怨怒於邾乎哉其特獨以圖邾非易而又有宋公以為強援故公心銜之而不即發及茲二十一年秋楚子合諸侯以會于盂遂執宋公于會以伐宋宋大挫辱失勢公乃乘此間以伐邾也然經文但書伐邾則未能克而取之可知矣故明年春復有伐邾取須句之役至左傳據須句為風姓係古太皞之封地近濟乃僖公之母成風所自出遂度公之伐邾必由邾之滅須句也亦即謂須句子來奔因成風成風言於公使公伐邾取須句以復須句子於國俾得崇皞濟之明祀且保小寡封

義極正大。不涉于私。但經文於此書公伐邾。既不可先得邾滅須句之實。於後書公伐邾取須句。又不可卒得公復須句子之實。則亦未敢以為信然。然則公之伐邾。及其再伐邾以取須句者。以為公為其母成風。不若以為公為其壻鄫子。於情事較為近實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管見 公羊傳云。楚子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據此則目夷子魚以守國為已任。楚環而攻之。不能克宋之都城。以外為其俘掠者必多。此楚所得舉以獻捷之具。與其來獻於魯者。胡傳以為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是固然矣。不寧惟是。楚執宋公以伐宋。使宋無君。宋亦為君之執於楚。懼楚遂殺之。而不

敢與楚戰楚之此舉即欲以滅宋也值宋公庶兄子魚守國甚固計自秋及冬師老當遷其所執之宋公將何以處之昔武王熊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惟是留楚數年卒而其子蔡侯肹為之監國至今蔡存則今執宋公以歸無損于宋亦無益于楚夫安得不思有以釋宋公耶但楚之於宋公初以暴執之不必有說今將愚免之則不得無辭也因思魯侯不從楚以執宋公正可借之請於楚以釋宋公矣故其使宜申來獻捷者度魯侯既受捷必請宋公與楚爭諸侯其挫辱固自取之但宋之始封周以待三恪不可遂滅旋當往為宋公請平於楚與諸侯共盟之夫亦可釋宋公以存宋也因是於其冬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凡皆楚子使宜申之時欲以如魯獻捷而致魯之為宋請盟有必如其志者若第以獻捷指脅魯言猶不免為楚子所欺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管見〕公羊傳云。公子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此其本情也。然非使宋及楚平。則宋公無因得釋。故公爲宋公請盟于楚。楚從之。以白諸侯。夫乃得會諸侯以盟于薄。因釋宋公。薄宋地。漢置博縣。屬山陽郡。後漢改屬梁國。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亳城。即薄也。凡諸侯以城下之盟爲深恥。後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傳稱楚莊王圍宋急。宋文公使華元夜入楚師。刼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弗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以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爾無我詐。我無爾虞。據此以推。宋都古商邱。即今歸德府治。前爲湯所居。亳都。薄即故亳城。在宋都西北。則此盟于亳者。其亦以退舍三十里。爲率。明其非城下之盟云爾。所稱諸侯。即先會于盂之宋公楚子。以及陳侯蔡侯鄭伯之與許男曹伯也。木

可不再指數、亦無足指數。故祇以批解畧之。其間惟許男不欲黨楚、以棄宋。是以明年夏宋公衛侯伐鄭。而許男亦從。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管見〕去年冬。公伐邾。但書伐而已。殆以不利而還耳。今年春。公復伐之。遂取須句。取字與上伐字一串說。則取為入其地。而俘獲之也。至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亦由邾欲報其取須句之怨。故有是戰也。夫若大須句所在。左傳以為太皞之後裔封此。屬今山東泰安府之東平州。攷東平在魯兗州之北境。邾在魯南。為今兗州府之鄒縣。將以何道越魯。而將滅魯北之須句哉。按集說中。惟趙氏指須句為邾邑。嘗從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邾今魯國

鄒縣。六書故。邾鄒同聲。實一地。春秋時。邾、用夷。故邾謂之邾婁。合。邾。婁。之音。為。鄒。故邾改名鄒也。因是以推。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即。邾。之切音。邾。與。婁。聲。亦近。可知於餘丘之與邾婁字形字數有異其實一而已矣夫邾本為鄒。其切音之合稱邾婁。蓋以二字名國。非中國之號也。及易以一字名而曰邾。則國不稱邾婁而猶以名其邑。亦不正稱邾婁而雜。以切音與音之近者。曰於餘丘則邾。婁之。名將隱。豈復有謂邾為邾婁者乎。且國既名邾其邑亦有因國而但稱邾者。而要必有以辨於國。乃因於餘為邾之切音。而須句。之與於餘文異。而音亦相近。於是國之名邾。從本音為一字。邑之名邾則從切音之合者為二字。既有。以別於邾之國名。並有。以別於於餘丘之為他邑名。然則趙氏指須句為邾邑。不可借是以一其說與至於古有須句國名。又當別論。不必泥。如薛與杞皆國也。莊公三十一年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何嘗不為魯邑。曹為曹叔振鐸之國。閔公二年。狄入衛。莊公出國居于曹。則

仍是衛邑耳且理不繫邑莊公七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是已又有黃邑桓公十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是已然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國也僖公十年冬楚人伐黃亦國而獨得謂須句一名獨繫於古太皞之國必不得繫於邾之邑哉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管見去年秋楚人會諸侯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皆鄭伯如楚以謀之者及冬而公會諸侯盟于薄宋及楚平乃釋宋公宋公不必以魯為德而其從鄭則必深又不能興師伐楚以逞其憤則於鄭之讐不遠者必思報之矣以故今年夏宋公主兵而衛侯許男滕子則從之伐鄭也家氏鉉翁曰三國不以宋公見執于楚猶從伐鄭問即楚之罪故爵之是已而衛不惟此也衛侯徙國楚邱北不盟狄南不盟楚其自立為至密以彼視鄭之即楚則中國之賊耳微宋

公主於伐之於義不當以其罪我許男雖與於盂之會初亦謂宋之與楚其鹿上之盟有可信也而楚子忽執宋公以伐宋陳侯蔡侯鄭伯皆晏然不救許男亦稔知鄭伯之新附楚者特效此姦謀也而與宋公共憤之及是而從之伐鄭亦激於義故然至滕子先爲宋公所執伐鄭之役豈所樂從然宋公挫辱於楚其於滕猶能肆以勢也微其師而必從猶非挾之以爲不義於宋公無敗於滕子復何譏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管見】升陘杜注魯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及魯公禦之故戰于升陘左傳謂此戰也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君重於師公喪冑挫辱已甚故不書公以深醜之明乎煌煌侍衛之君幾無面目以對邾之爲魯附庸者至於經文不書公亦不書師敗績非兩諱之也總以正公云爾說者多言內敗必諱稱戰而已考諸莊公九年八月庚申及

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此非內敗乎而胡以獨不諱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管見春秋書戰者二十三惟昭公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但書時不及月日他皆時與月日並書其於日書干支又並書朔者一見此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一見後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殆以晦朔兩日皆兵家所忌故爾鄢陵之戰左傳言晉楚遇于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晉郤至以為陳不違晦乃克楚之一間注云月終日晦兵家所忌楚壓晉軍而陳不避忌日此其間之可克者由是推之朔為月盡而始蘇則猶與晦無異未見其納陽也其象與冬至之潛陽復生同易卦之

有役指國運之初役言初役不可更剝故上六爻辭重爲之戒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從可知國運然時氣亦然而日辰亦並然也朔日之爲兵家所忌復何疑焉於時宋公不暇計惟恐稍緩則失楚人故楚人主兵伐宋宋樂之爲應兵而春秋乃轉以宋公主是戰也書曰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及者猶公羊所謂我欲之而汲汲耳泓杜注水名今在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汪氏克寬曰宋以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蓋夏首伐鄭之師既歸及冬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盂之恥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至宋公身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爲宋諱辱爾若楚君敗績則直書之矣按此說極周匝其於宋公之及楚人戰而敗績本末具見焉若左傳所記子魚之諫論惟咎宋公之不鼓不成列非事實也宋之非楚敵審矣泓之戰就令宋乘楚人之未畢濟以擊之又或既濟而迨楚人之未畢陳以擊之宋師其能必勝否不

貶績乎。今傳求經、又細、玩、書、一、斯、字、作、見宋公急於逞覇
償我之日有志亦犯之。其不自量力。以圖僥幸徼冀然罔
覺憫然不顧而已嗚呼噫嘻宋公欲繼齊桓以覇而爲楚
所忍大加捽辱先於盂之盟被執。猶幸得釋。今於泓之戰
被傷遂至殞死。
覇者固如是哉。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管見緡杜注。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今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緡爲宋邑。圍緡即所以伐宋不必及宋都也。其必言伐宋者。既以明所圍之緡非他國之邑。亦並見此師主于伐宋。其意不爲緡耳。齊伐宋圍緡無貶辭。而得書爵者何。以宋公圖覇五年中。初執滕子嬰齊。又縱邾人執鄫子用之。其爲虐已甚。繼而與楚人爲鹿

上之盟或欲睦于楚以寧中國將不失齊桓盟于召陵之意與及齊侯與盟乃竊料楚人必懷詐而有禍心故後之諸侯會于盂齊侯不至會之日禍發楚子忽執宋公以伐宋欲遂滅之以視先宋公之執滕子為尤甚矣賴子魚守國魯侯復為薄之盟宋公乃釋既釋而譽鄭伯之黨楚以謀宋會師伐之遂使楚師假救鄭之名以伐宋宋公急于雪盂之恥不量敵輒及楚人以戰于泓宋師之敗績已大著矣至公亦傷股猶諱之不敢言也自是楚勢益橫諸夏皆靡然南附此於齊桓安內攘外之盛業一為宋公所廢不旣掃地以盡也哉以故齊侯憤之不韙于宋公先有納已之私德亦無惜乎宋公今有喪師之新憂乃以號稱伐宋者聲其罪即以羣集圍緡者致其討猶是激于義之不容以已耳奚以用取而削其爵為至繼文但書圍緡而止未嘗入而取之是蓋由宋公以泓之戰傷股創亟將死亦戕及本思善自悔圖霸之失道將無以對齊桓于地下也因不以師救緡而與齊敵而齊侯亦順聞其服罪之情閒

亦旋敗。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管見左傳云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襄公以去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戰于泓而[illegible]股至今年夏五月庚寅傷股不瘳而卒是非死于正命也故[illegible]但書卒而不書葬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陳氏祥道曰怖畏而死則非勇厭溺而死則非智宋襄以泓之戰傷股而死雖非不勇與長同亦爲不智以與厭溺同也厭溺者亦以恃勇而然凡人以勇而不智死在先三之撰則懲之以不弔以爲是固死無足惜耳雖三號亦何用哉國君以勇而不智死在春秋之法則懲之以不葬以爲是固死欲速朽耳於五月安能待我但春秋之不書葬其例非一宋公以被傷死當即國君之過弑者例之又國君之遇弑而書弑者非其例惟遇弑而書卒者乃其例也君死白去葬外曰卒一而

已矣如魯之隱公以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薨由羽父[illegible]於寪氏也其賊本無名而莫由蹤跡特以疑叅置之則不得書弒而書卒耳又如魯之閔公以二年秋八月辛丑薨由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也其賊雖有名而未聞執誅仍以疑叅置之則亦不得書弒而書卒耳惟二公之以遇弒死皆非正命春秋例不書葬則有不能以不嚴者彼宋公之戰于泓以傷股而至于死惡知其傷之者之爲誰哉則亦惟嚴國君死非正命之例不書葬宋襄公而已其書宋公茲父卒仍與魯之隱閔二公無異既說者推求宋公書卒不書葬之故遂謂諸侯皆從楚而不會[illegible]宋公茲父卒子王臣立其國爵如故當時若鄭伯[illegible]從楚或不會宋公之喪則有之魯僖公從楚之意[illegible]未必亦未見其與宋絕也豈于宋公之葬竟不使其臣會之也哉魯會葬則魯史必書然不見經文者由春秋削之也

秋楚人伐陳

〔管見〕陳自僖公十二年陳侯杵臼卒子款立十三年從齊侯介于鹹十五年從齊侯救徐盟牡丘次于匡十六年從齊侯會于淮卒成十七年之伐英氏滅項是年齊桓卒陳未嘗與楚也及僖公十九年楚以諸侯盟于齊陳侯與焉二十一年楚子復會諸侯于盂陳侯亦與時楚子執宋公以伐宋陳侯亦灼見其彊而無義矣至伐宋不克以魯侯為薄之盟乃釋宋公無何二十二年又假救鄭之名以伐宋戰于泓宋師敗績宋公傷股遂以今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卒夫宋襄圖霸失道蔣鬱以終自是以往楚獨逞其豺狼不可厭之性將何所不至哉陳宋接壤周初以備三恪在諸夏中尤為親暱襄公既已嗣君苟鑒於前失其國爵無損猶足以有為也陳之不欲棄宋而與為比益亦有此情矣比宋則背楚楚人必怒其伐陳庸得已乎左傳曰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此于伐陳之本末已具。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管見　杞有二。稱杞子者。殷以前所封。其國在山東青州府安邱縣境。僖公十四年。齊桓以淮夷病杞。故會諸侯城之其所城為緣陵。是即杞子之國也。杞子卒。前未有書者。蓋由諸侯城緣城以後。杞子得通好于諸侯。于是乎赴弔往來之禮始行故爾。赴必以名。書杞子卒而不名。何以闕之春秋之例。卒書名。葬書謚。書謚所以諱其名也。魯之于杞子。但使人弔。不使人會葬。不會葬則不得書葬。亦即不得書謚。將何以諱其名哉。故知凡書他國君卒而不名。如前滕侯卒宿男卒之類。皆借以不泯先王。加謚之意。亦即為諸侯[illegible]會葬者。補其過也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管見朱氏睦桴曰。鄭在王畿。王所倚也。穎叔桃子將叛王。故先伐鄭。此蓋為叔帶設也。伐鄭果出王意。是年王出居于鄭。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按此說極允。初僖公八年周惠王崩。世子襄王立。十一年。左傳謂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據是以思其所稱伐醜。不知何代伐狄。得其眾以處之內地者。雖從戎號。其實狄耳。王子帶得召之。則其陰結于狄亦久矣。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子帶。帶奔齊。至二十二年。富辰請于王。王召之于齊。王子帶復歸京師。又通于狄女隗氏之為王后者。遂復因狄作難。王臣頽叔桃子黨之。乃謀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又恐鄭援京師。則先使狄師伐鄭。不以必克為功。惟令鄭日嚴守備。雖聞周急。不得西嚮來援則已。以

是尋敵周師王怯懦不忍可走也王走其讓有闕志哉以故是年夏經書狄伐鄭左傳亦即稱頹叔桃子遂奉太叔以狄師伐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氾因水名今河南氾水縣是已本周之虎牢然鄭嚴邑前鄭厲公與虢公殺子頹納惠王惠王賜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虎牢之為氾與鞏縣接壤鞏在周畿東北則氾在鄭都之西北矣狄之伐鄭必東指鄭都距氾為遠故有夏之狄伐鄭而事未竟亦即有冬之王出居于氾而勢不相妨也此可據地志以見其必然者至左傳推敘狄伐鄭之由以為鄭執王使伯服游孫伯不聽王命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極諫不聽卒出狄師夫王之伐鄭為是年夏王之避難出居于鄭亦即當是年冬朱氏叔之曰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亦孰將謂後人之多疑而好辯哉

秋七月

管見此非特如一時無事但書首月之例而已觀前書曰夏狄伐鄭後復書曰冬天王出居于鄭其間秋之一時王子帶為戎首頹叔桃子為亂黨並以狄人為肆行之寇賊則自伐鄭以始因而伐王伐周其事有不可悉指亦不忍明言者只于王出居于鄭以前總想其大概可矣

冬天王出居于鄭

管見天子無出出則失位此大戒也易之有渙卦取風水渙蕩之象其國有然則人心洶洶天下事幾不可為矣而彖詞曰渙亨王假有廟特指九五言之五居尊為王王假有廟所以正位也觀彖傳王乃在中之意可見五之尊位為中五之不失其尊位為在中而象詞獨舉王假有廟言於九五能為鬼神所憑依則其能為臣民所係屬可知所

稱假廟者如何九五爻辭曰渙汗其大號渙汗汗散而出也此渙字只借用散義不得與名卦之正義混看大號之號讀平聲痛哭也人有所欲白而痛哭以陳辭涕淚俱下則汗出霑衣故稱渙汗而大號乃見其九五有此象者蓋言王假有廟之時將正尊位以拯天下之渙乃祭告于祖廟引罪自責誓以身殉其情狀之哀痛迫切有如此出何所之哉故下復申告以渙之辭曰渙王居无咎居與論語居其所之居同王居何以无咎傳曰正位也正位謂定其位而伏不可易耳位正則廟以安是為无咎王居无咎正位也出居則失其所居而位不正矣周襄王不知此義一聞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來伐王遂出及坎欿其止御上之禦者乃有言曰先后其謂我何偽辭也苟顧先后奈何棄祖廟乎出適坎欿不可居于是更出而居于鄭王出則國中皆潰雖有臣如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之屬亡矣從不為用是宜大收而諸臣皆為所獲也春秋于此特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不及其他須重讀出字而其并罪于襄

王之戕
乃見。

晉侯夷吾卒

晉見　此書晉侯夷吾卒不月不日則左傳以爲去年九月卒者信矣此年冬特追書耳何以追書欲明此傳公二十四年即爲晉文公重耳之元年文公當紹繼國統於惠公夷吾不得忘其卒也何以知文公遂忘晉侯夷吾之卒國語云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內史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王從之使于晉者道相接也時年當僖公二十五年爲晉文公重耳之二年時襄王猶出在鄭文公納之于周乃取叔帶殺之據此則襄王之錫文公命自鄭錫之其亦適當文公得國之九年冬與文公在外十九年無國不至及是新有晉而寵被王命必將以策

書告於諸侯至魯魯史益書曰王使宰文公賜晉侯重耳命然當其受命于武宮也固而設桑主布几筵注云桑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于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後行未踰年之禮也然豈所謂禮哉國語初稱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重耳二十四年正月重耳入絳是懷公雖嘗立為在喪之君未及改元而奔遂死於高梁列國世次不紀懷公年號猶可諉也若惠公在位十五年重耳雖為兄亦亡在外未嘗北面事之然國統所係不容中絶豈得設桑主布几筵以端委入受王之冕服一如晉侯詭諸卒之時哉此其作聰明以亂舊章獨謂以父授子而知有晉侯詭諸卒總不許以弟及兄而知有晉侯夷吾卒矣春秋思有以正之乃因夷吾之前卒及此重耳受王命之名遂過小祥練祭之期未久未稱其設桑主布几筵否也況特追書晉侯夷吾卒以警覺之

其實史所記王使宰文公賜晉侯重耳命則從則益晉侯重耳之爲人雄才大畧而不拘於禮故受王命以後横納襄王有功於周室輒請隧弗許與之田其不服者皆圍之春秋以其功不足以掩罪故亦畧而不書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管見 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名以不親其親罪之也衛文燬能自強未嘗爲人控辱然其性不能親人故在位二十五年其初受齊桓之德亦屢從其會盟侵伐凡歷十六年及齊桓一卒明年遂及宋公伐齊衛風木瓜之詩序曰美齊桓其辭意則陰刺衛文之不能永以爲好固甚不相親也伐齊以後又經九年值衛文死期將至乃以其先三月猶欲滅邢竟滅之邢本同姓又皆受齊桓之德如傳所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者亦大著矣今衛而滅邢是既不報齊

桓存衛之德。而復大壞。齊桓存邢之德。此當何以罪之。吳哉。衛侯之名燬也。燬本火。火稱民之於火也。尊而不親。諱詰亦以無情目之。然則只據滅同姓則名之例。以指其名。而衛文之生平。盡得於此一燬字斷之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管見 火生則不親。火死則遂泯。衛侯之名燬。於其生死並合。

宋蕩伯姬來逆婦

管見 魯女之稱伯姬者。隱公二年。書伯姬歸于紀。莊公二十五年。又書伯姬歸于杞。伯長稱長同。雖先後異世。其稱伯得同。不寧惟是。即一公之女所出分嫡庶。可各從其長稱伯。亦或以嫡庶二女同日生。其長莫辨則並得通以伯稱焉。如僖公九年。書伯姬卒。此年復書蕩伯姬來逆婦。可據此推之。其所逆之婦。乃魯公族之女。非公女也。蕩伯姬

稱公女豈復得以公女為之婦哉。婦者對姑之辭。蕩伯姬以姑來逆婦則何為乎。蓋魯之公族多矣。禮記文王世子篇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有列于庶人者。然則魯之公族雖近而親一當失位去祿則貧乏不能自存何有於女。況乎適然所值。或至被罪竄誅以及疾病死亡之厄。皆足使其女賤乎。而靡所依也。蕩伯姬之子。先聘魯公族之女。遂值其家破壞。無有主於嫁其女者。蕩伯姬於此。既不可使其子遽自逆之。又不可使他人代其子逆之。故特假所寧之名以如魯。亦即親至其婦之家而揭之以歸焉爾。此亦事之不獲已而出于此者。而春秋特書曰蕩伯姬來逆婦於蕩伯姬何譏乎。其意殆以譏僖公之枕重世卿而於他公族之哀哭者。固絕無存恤其後之意也與。

宋殺其大夫

管見。宋殺其大夫。不稱名。非其罪也。尊以惡宋公耳。宋公以何故殺其大夫。按前年夏五月。經書宋公茲父卒。為與

楚戰于泓而傷股也子成公 王臣立楚之尊不與共戴天矣及去年而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過鄭鄭以皇武子之言謂為先代之後加禮以饗宋公其詳見左傳因竊意宋有大夫先力追其如楚而不得還或嘗其忘父讐者不可以為人後而稱于其輕身毋於荊蠻者亦不成為先代之後而作王賓楚之待之豈能如敵禮乎至鄭伯之用饗特與其臣講禮以從豐厚殆將以恥宋公也而宋公皆不之知此大夫所聞而益憤者無何而宋之欲臣指為謗訕以白宋公宋公或名而誅之大夫亦挺挺不屈益慷慨痛哭傾瀝直陳於是宋公不勝其怒遂令殺之此今年夏四月事也其所殺之大夫何罪之有或曰宋有大夫如此春秋胡以不書其名乃使後世絕不知為誰氏之子耶應之曰不然魏君之過以沽直久非純臣也不書名以如大夫之忘而其所表者微矣且論此不害名遂謂亟不知為誰氏之子亦不善讀春秋也何以言之凡書宋殺其大夫與上蔡伯姬來逆婦姜紫衛侯燬卒之夏四月而咲書之然

則此大夫若耶，蕩伯姬之大夫也。因蕩伯姬而可度其爲蕩大夫，何嘗不知大夫爲誰氏之子哉。其不書名之餘意，爲伯姬爲魯女，其來逆婦于魯者，未審其至宋與否，而其夫蕩大夫怒以非其罪而被殺，則謂書宋殺其大夫，亦以深哀蕩伯姬而不忍指言蕩大夫之名。揆以情理，其曲至不當如是耶。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創見。前年秋，楚人伐陳，以陳之舍楚而與宋也。及去年而宋與楚平，宋成公如楚，則陳爲孤立矣。楚于遂有滅陳之志。惟頓之服屬於楚者，在陳之南，鄰與前所滅之項接境。陳屢圖之，頓子迫于陳，乃奔楚。楚慨其將滅頓以啟疆者，亦如齊桓之滅項同其國，遂不可復故。於此年秋，以師圍陳，即納頓子于頓，蓋置戍而還也。其迹似保小寡以存頓，其實即植黨與以偪陳焉爾。頓，杜注：頓國，汝陰南頓縣，今河南開封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前十七年，夏，許

柤滅項。在汝陰。今開封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故項城是也。

葬衛文公

〔管見〕衛侯之謚文、何以謂之文也。只據前兩言、其名曰燬。得其意則不別議加謚亦可。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管見〕莒在魯之東南。鄆入春秋以來至此年、未見莒與衛有時而會。何問于盟。自左傳以爲衛將平莒于魯。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說者遂以僖公元年、季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遂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遂有是盟。恐未必然。蓋此盟有莒慶與焉。當莊公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則魯之壻也。歷莊閔及僖公二十五年、合三十有三年。莒慶衛及魯以盟于洮、則昏姻之誼、未嘗以獲莒挐而中絕矣。何待衛之

平莒于魯哉就令莒魯不能無怨衛侯新立必不悉知又為在喪之君未及踰年改元猶稱衛子乃以平莒魯為父之志而亟欲成之是亦不可以已乎竊嘗推求其故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公特為莒慶也何以言之莒慶取魯叔姬猶有女而未嫁者僖公欲取以配衛子耳但大夫之女將以配國君為夫人必以本國之君主之將主其命又必本國之君與他國之君先盟以通其好而後可合二姓之好以成昏也故此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是非以魯故為盟乃公之欲以衛子盟莒子耳莒子使莒慶莅盟于洮既盟則受之以達于莒子不必莒子之親見衛子可矣至明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是亦非以魯故尋盟乃公之欲以莒子盟衛子耳衛子使甯速莅盟于向既盟則亦受之以達于衛子不必衛子之親見莒子可矣莒與衛既以盟先之而後重之以婚姻其事之有序固當如是者然春秋書此盟洮盟向皆譏也其譏意只于盟洮之書衛子寓之凡嗣君在喪稱子

時或不能不與于盟則有之矣若以盟為求伃之地而亦忘其在夜以從之盟夫豈可哉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管見 向杜注莒地寰宇記曰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按去年盟洮為魯地今年盟向為莒也其盟所皆公定之公欲使衛侯取莒慶女必先盟莒子則期衛侯于魯之洮即請于莒子俾得以莒慶來莅其盟則已豈得遂勤衛侯以如莒哉至莒子之盟衛侯衛侯使其臣甯速莅盟則必至于莒地之向以受其盟而後可也洮之盟在魯莒慶則寄至矣又豈得更勤莒子以如魯哉耶按莒之莅盟于洮不及他人而將以莒慶赦洮莒慶本為魯婿則公之欲以其女配衛侯使莒慶將其還之其端已見矣又衛之莅盟于向不及他人而特以甯速將在衛侯本為

而先見，則其於時之納幣逆女以行禮，必使卿逆，皆共
其命，其端亦並見矣。然則春秋書法，於盟洗順向，不容苛
度衛寧速之名，以為連類
及之。將出於適然，其可乎。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管見 昔齊桓屬孝公昭于宋襄公，僖十七年，齊桓卒，豎刁
立公子無虧。十八年春，宋公會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
公。而僖公以其夏師師救齊。救，公子無虧也。及齊人殺無
虧，而孝公得立。其於魯之救，無虧者能無怨乎。於時齊四
公子猜作亂，雖有篡代之能，其強視公子無虧蔑加，甚難
得宋公與戰于甗而敗之，豈能以終靖哉。在孝公方圖內
難，其於魯之怨，特心銜之。故僖之十九年，楚人以陳蔡鄭
就盟于齊，魯公會之。齊侯未嘗明絕魯好。僖之二十三年，
齊侯憤于宋襄之圖霸失道，盡睹齊桓之功不能忍而伐
宋圍緡，亦未嘗遂移師以指魯境也。及蔡僖之二十六年

春。乃思報怨于魯而侵我西鄙。殆因此前之五年夏魯大旱。穀盡萎。以後亦不可言順成。國虐民則可伐也。先以僖為嘗試耳。何以見之。觀夏之伐我北鄙。左傳言公使展喜犒齊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因。野無青草。此據其所見以祈之也。苟非頻值歲歉。何至境象之蕭索乃爾。此以知是年之春使我西鄙齊人早覘魯。以乘其弊也。然特有事于侵。本非大舉。及侵其西鄙而無可停掠。亦不能有大獲。遂速去。以故公聞而追之。齊師已渺然矣。乃至齊邑之酅。弗及而還。酅杜注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illegible]名酅下。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西南。有酅下城。按酅下為二字名。與此單稱酅者不合。又東阿之酅下城於地志亦無可考。茲據莊公三年秋經書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本紀邑。由紀季以入于齊。遂為齊有。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距今東阿縣絕遠。與魯之西鄙不併此連。意者齊固有兩酅邑乎。抑其不然。紀滅于齊遂。時至莊之十二年。齊桓將覇。後以酅邑還之紀季。使守宗

紀鄣鄑析伕大夫其國紀叔姬居鄣八年而猶得歸于酅以依紀季皆齊桓之德也至孝公桐齊桓立或以鄑介臨淄只齊鄙近下可使也僕僑處乃徙下齊之西鄙為今東阿境者父居之亦仍其舊邑名而以鄑與公自魯之西鄙以師追齊師而至齊之西鄙其邑忽曰鄑公必許之問而知為紀國之後新徙于此前之紀侯本仁君其弟紀季亦如之又有魯女伯姬叔姬者先後歸紀侯為之夫人並以賢稱於是公禁所師追齊師之衆至鄑而濟其境不得及鄑而入其境也以是而書公追齊師至鄑弗及耳至鄑弗及則公之師還不言可知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管見春之侵我西鄙猶是游師掠境至夏而伐我北鄙則直以為聲罪致討也然據左傳所載展喜申先王之命述其桓公之職以止齊師而齊侯遂還者其扼要只在匡救其災一句足以啟其迷而使之悟耳益齊侯稔知魯之室如

懸磬野無青草其被災甚矣災為天地之沴氣流行豈天地之心哉天地之大德曰生為人君者遇鄰國之災不為匡救以賙委之反事起兵動兵加之以殘殺是謂變天之道逆絕地之理以亂人之紀也必有大殃咎以隨其後者設齊侯伐我北鄙之意堅而不憚於棄命廢職則展喜將舉伐災以名不祥之禍侃侃自陳齊侯復何所以應耶不寧惟是而時既見魯臣之敢言以抗齊同時又聞衛侯之稱師以伐齊其伐齊者以救魯也齊方事伐魯再興謀敵衛何以能支是不若遂因展喜云云以罷其師猶足以遵先王之命而昭桓公之職之為得矣況釋魯則衛師亦必退不尤為兩得與以是而齊侯之伐我北鄙未入魯境而還

衛人伐齊

[illegible]也衛人之伐齊以救魯也衛何以救魯由前之盟洮盟向之盟僖公欲以魯附莒敦之交結合于衛侯必莒子主其

魯故先使兩君以盟通其好乎然洮與向之盟而君不得
釆各以其臣莅盟而公則辭不聞旋其間其爲衛君亦勤
矣乃盟向之春正月齊侵魯西鄙及夏而人伐魯北鄙彼
衛侯聞之特以師伐齊而救魯豈不得已哉但齊侯之侵魯
伐魯以報怨衛侯之伐齊救魯六申情並拔之公義而不
合故春秋一例人之其但稱伐而已者齊師罷而衛師亦
返齊未嘗入魯境衛
亦未嘗入齊境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管見魯公子慶父爲仲氏其子則公孫敖也公子遂亦屬
仲氏稱宣公八年夏六月書仲遂卒于垂可見矣夫遂屬
仲氏爲敖之從兄弟敖稱公孫遂何緣得稱公子哉乃及
此僖公二十六年夏春秋初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又書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可知公之命遂稱公子者實始于此
蓋僖公以慶父爲叔父其子公孫敖之從兄弟亦僖公之

從兄弟也僖公以遂乞楚師有功克為公室輔乃引而親之比於同體之兄弟以寵異其稱曰公子而要之遂非公子名既不正且有大惡故春秋自是以後書公子遂者凡十七見皆以譏僖公之初暱于遂為非也至其書如楚乞師以見魯之失圖張氏洽曰魯憾齊之侵伐已不能支故遠乞師以刷其恥耳家氏鉉翁曰魯為列國之望楚欲得魯以致諸侯久矣魯忽乞援楚利魯之來服為諸侯倡也李氏廉曰遠乞師于強楚以逞忿于齊殆猶揖盜賊以困姻鄰也與葉氏夢得曰召陵之會桓公與我伐楚而楚服今我乃欲以楚伐齊而恃之以勝公之謀國為可知已趙氏鵬飛曰公召兵于楚以為天下患雖克齊得穀何益於尊我以上摘録諸說義亦備矣若左傳稱公子遂如楚乞師臧文仲為介文仲見楚子玉而道之代齊宋以其不臣也然經文不聯書臧孫辰則不應入亦得且其乞師主於伐齊不然及宋又所稱不臣者注謂不臣事于周室亦似今與乞師本意不符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傳見夔竹注。楚同姓國。建平秭歸縣湖廣荆州府歸州志云州西南三里有夔子城地名夔沱。左傳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按楚世家高辛氏之火正曰祝融後十二世為鬻熊子事周文王至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鬻熊于楚爵以子楚以鬻熊為始祖可矣而乃遠及于祝融者此由熊渠僭號稱王推本遠祖亦如虞夏之禘黃帝殷周之禘帝嚳耳夔子之先以熊摯有疾不得嗣竄于夔夔地險阻據楚之上游其後遂祖熊摯成別樹之勢不與楚通豈得有祝融及鬻熊之廟乎廟在楚故位於楚成王頵之三十八年當魯僖公之二十六年楚欲使夔子來朝始祖鬻熊以上及于祝融則可以聯為支族俾得服屬以比于楚縣也而夔子知其意在并夔辭不至方

怒。其前之失楚。由鬼神不敢熊摯之疾而然。可以不祀。其詞怒甚於是楚子怒之。遂使滅夔而以夔子歸也。以之即執之。不執不能以歸也。非猶愈於執之謂。夔為楚同姓滅同姓則名。此中國諸侯之所以側於荊蠻不屑譏及此也。人之則已。

冬楚人伐宋圍緡

管見此前之二年。為僖公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是必為楚所屈。及還而過鄭。鄭黨于楚。亦必挾楚之道謝。已亦議發之有加禮。此特偽為恭敬以將之。非笑其失。公賂當不深悔乎楚而遂如楚之失圖哉。明年為僖之二十五年。晉文公納襄王于周。取溫之叔帶。殺之。王厚賜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宋。公知其必服乃背楚而即晉。興楚之怒。伐宋必矣。乃此僖之二十六年夏。又偪魯莒齊之役伐。不能報。乃使公子遂如楚乞師

楚子不能却魯又先本爲宋於楚即以此年冬乘齊蔑志
覬獻捷即以師伐宋圍緡旋亦伐齊取穀遂志于不煩魯
舉而使者兩事皆就緒也至公羊傳所云乞請楚人以師
再爲伐齊晉復于中道用以伐宋故書以識之不知此所
稱楚人即楚子也左傳言伐宋圍緡楚以令尹子玉司馬
子西帥師魯公其能使之用命哉又左傳言伐齊取穀寘
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皆
必以楚子主其命而後行魯公何能爲也以此知楚人以
師昇魯之說殆由
臆定而未審耳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管見公子遂之於楚師曰乞乞爲懇求之辭將自此而企
彼未可卜也公之於楚師曰以以爲假借之辭得移彼而
作此有可操也二字有難易重輕其於臣道君體分屬亦
合公之以楚師於何以之當楚子伐宋圍緡公自如宋之

繒，入楚師，以見楚子，從中書使公子遂之乞師，實多强、豈重感楚許公子遂之乞師，祇德晉，於是楚人伐宋之師移，而伐齊，宋之緡圍可暫解，齊之穀取則已得矣。夫若與齊，其强大為敵。入春秋以來，當僖之四年春，齊桓、管仲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公與焉，楚服而請盟，師罷。及茲為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即聯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楚師之至齊，此為初見者。高氏閎曰，楚豺狼也，安可遠引其師以伐魯鄰之國乎。又吳氏澂曰，魯師不可用而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恥，而適所以甚其恥也。二說皆得經旨。穀，杜注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山東兖州府東阿縣治故穀城是也。

公至自伐齊

晉見趙氏鵬飛曰，君子所恃以安靖國家者，有諸內，不求諸外，今以楚師伐齊而取穀，是受賜于楚，而結怨于齊也。

去而齊孝即世晉文服楚不然方且皇皇焉慮齊何暇為盟楚無日而少戢矣不義而反猶以為功而告至策勳焉僖姦不知其功之在前而罪居其後也按此書公至自伐齊義止乎此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胥見商以前所封之杞居緣陵本稱杞子或以為貶然考非是周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注謂父死子繼為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亦略見文之元年左氏傳前僖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其嗣君立則以杞之小國而來朝於魯之大國本與世相朝之禮合雖立已三年而始來朝亦正在免喪之後不得加之以譏皆如禮是為常事固春秋所略而不書者其書之必有為也觀下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殆由杞之嗣

君既立三年中其國初未得寧旋有謀篡代者近並亞杞子不能制乃來朝以乞師于魯欲借大國之能安靖己也不然杞子以春來朝公子遂輒以其秋帥師入杞僖公猶能取其臣豈遽聽公子遂之專橫至此哉前莊公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此因宋公御說欲春齊桓以霸也明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以宋公御說新立其子游之黨猶亂宋以故會師之使得卒平其亂而定宋公御說之位耳據此則知齊侯之伐宋將以定宋公之位魯公子遂之入杞亦以定杞子之位也其書法可互證焉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管見家氏鉉翁曰史記齊世家昭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經傳不書疑有闕文按春秋惟魯君甍而其子被殺者未踰年稱名如莊公三十二年書子般卒是已既葬不稱名但稱子如文公十八年書子卒是已若他國之諸侯其臣子

有弑其君者則書至于見卒而其子或被殺雖已立為喪
主而不及踰年改元則謂之未成君春秋例不書也間有
一二書者意亦不為其君之子特以為君焉耳前桓公五
年春正月書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陳佗殺其世子免于
甲戌越十六日值己丑陳侯鮑卒故以甲戌己丑聯稱欲
見陳侯之以傷其世子而卒也陳佗雖未弑君即如弑其
君矣所以重陳佗之罪也其書法專注于君則世子亦
可不以名見至後之昭公八年春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
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其情事亦與陳佗之於桓
公畧同豈得不罪其殺陳世子偃師者亦即所以弑陳侯
溺哉而偃師之名不得與免之名俱隱者殺偃師于春其
日既闕載陳侯溺之卒雖有日而又當夏四月兩時相隔
則不得合并書之而要其書法有異其欲重陳招之罪以
比于弑君者與其罪陳佗則一而已矣因是以思春秋之
於他國諸侯獨書弑其君而不書其子之被殺
而未成君者其例固然初何嘗有闕文也耶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管見】三月而葬。速。昭公潘速之也。潘殺孝公嗣子而自立。則孝公之喪無主之者。非昭公潘主之。何以能葬乎。况固有不能待至五月者。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管見】此由是年春杞子來朝。特欲乞師以平門之亂。公諾之。故其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本公命也。但不當伐杞而書入杞。入之為言。其殺傷不必問。所擄舉國已盡矣。豈皆公之命哉。公子遂之專兵柄以自逞其凶[illegible][illegible]于此。故帥師入杞之役。其端未嘗不由于公命。而春秋則不及公。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附見 去年冬楚人伐宋圍緡。以魯之公子遂如楚乞師。及是而公復如宋之緡以請楚子。遂得緡之國移其師以伐齊取穀。則是於伐宋之役來也。故于今年冬楚子復合陳蔡鄭許四國之師以圍宋。謂之圍緡為宋諱。此稱圍宋對僖宋之鄭矣。宋以老告急于晉。城濮之戰實發于此。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按楚之伐中國諸侯。始自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歷莊而閔以及僖公之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又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中間不悉數。皆獨書荊書楚而止。其諸侯之以師會者。絕未嘗有也。乃于今年冬楚子圍宋。而陳侯蔡侯鄭伯許男皆會之。此其初見者。春秋特人楚子。而陳侯蔡侯鄭伯許男皆者其爵。莫畢賤於人也。而陳蔡稱侯鄭稱伯許稱男。並不借低首下心以為之役。其將自居何等耶。所以恥辱之者殆蔑有加矣。再按僖之十九年齊桓既卒閔三年。為二十一年宋公楚子以諸侯會于盂

陳侯、蔡侯、鄭伯、許男、皆與焉。其時楚子執宋公于會以伐宋。陳侯及許男皆不能平。故會盂之明年。許男從宋公衛侯滕子伐鄭。以鄭黨于楚。亦即陰助楚以虐宋也。是年冬楚以救鄭伐宋。敗宋師于泓。其明年遂伐陳。以討其貳。中隔一年。而又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亦不得已。而比于蔡鄭之從楚矣。然楚既加兵于陳。而不及討許男之貳者。則以極不忘情于宋。故爾因是而圍陳之明年冬。楚人伐宋圍緡。事未克。復于圍緡之明年冬。特徵師于陳侯蔡侯鄭伯並及許男。欲大舉以圍宋。此值僖之二十七年也。楚勢日益強。無復可懷。而威實足畏。許在陳之西。蔡之北。鄭之南。去楚亦近。則楚之欲圍宋。既合陳蔡鄭以張其勢。因宋憤其後也。而先借之齊許男。使必帥師以聽命焉。在許男雖素不從楚。其敢不若陳侯蔡侯鄭伯之惟不共是懼哉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寳見葉氏夢得曰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為之出戍衛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主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戍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使子玉去宋是會圍非脅圍也按此說為得其實蓋魯以去年乞師于楚楚子為之伐齊取穀既足報齊人侵西鄙伐北鄙之怨矣及今年冬楚合陳蔡鄭許之師以圍宋豈得不徵師于魯也哉從可知公之會諸侯承上圍宋說來公因歸師以會之也陳蔡在宋南鄭許在宋西其與楚俱至于宋皆如期則公之會陳蔡鄭許以從楚獨自來之衆至求有惟恐其或後者既會而楚子乃以公及諸侯盟焉其次治欲語之明神共矢一心并力以圍宋云爾然宋為先代之後用王禮諸侯皆不得圍宋而況黨楚子以圍之乎故圍宋特人楚子而諸侯皆著其爵所以譏其為楚役者之取辱莫甚也至魯為宗國與宋並用王禮而亦會於諸侯之為楚人所役者相與盟于宋以成楚圍宋之志焉公之恥不可忘則不得不目公也惟是削去楚子之貶稱楚

人者。使之無役。抗衛于公。以凌駕于諸侯已耳。再按春秋書法有諱公以示貶者。此不諱公而亦以楚子稱人為貶矣。至貶之極而又全不稱楚人。是則視之若無有也。若諸侯與公皆從貶例。其國宋稱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使屈于楚子之下。其貶可知。及此與公盟宋。而但統以諸侯概之。則亦謂為無足指數而已。孰非貶哉。孔疏稱以國宋盟宋。一事而再見諸侯前目而後凡。是為常例。似未及詳審。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管見】侵曹伐衛連書。公兩稱晉侯者。師雖一舉。而侵伐為兩事。曹衛為兩地。其前後軍則有辨矣。前軍侵曹。不遂伐之。後軍伐衛。不惟侵之。而晉侯皆主。其命故當其侵曹晉侯方在衛。已以兵衛而及于曹。然當其伐衛晉侯亦至曹。

又如首背而反于衛然其訓不用命哉以此較楚子之委
任得臣而坐觀其成敗者迥乎有異其不足為晉之敵大
況可
知已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讀見公子買為魯大夫其戍衛者張氏洽曰楚命也此論
為允按左傳言晉侯初以公子出亡嘗過衛衛文公不禮
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其有怨于衛決
矣值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公子重耳于晉為晉侯明年
衛文公卒成公立豈不稔知晉侯之必將伐衛哉前衛文
公在位二十五年未嘗與楚通及是而楚得新昏于衛見
左傳是必成公欲備晉之伐衛乃結昏于楚以壯國勢焉
爾楚人必將使大夫以其衆戍衛矣而又欲魯之助之于
是魯亦戍衛蓋以前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亦言楚
使申公叔侯戍焉則此魯之使公子買戍衛固實由楚命

而魯亦有所不得辭者。至去年冬，楚人以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亦自誓其與楚同圍宋也。公之附楚審矣。今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同時並舉，亦欲止曹之援，以孤衛也。其伐衛之捷，傳稱正月取五鹿，二月，齊師至，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是則衛國皆背楚而與晉，猶餘一無所依歸之君而已。其時公子買之戍衛，即將以其衆奔魯，是為不卒戍也。及奔而晉師之追躡孔亟，突為戍孤之直，亟在前者所中，遂傷而死，故即據其死之狀而書曰刺之也。夫公子買之戍衛，以不卒戍而奔，為晉師所刺，本不足書，其書者，為譏公之重違楚命，輒使其大夫以戍衛耳。至左傳之記此，則曰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注，子叢即公子買。按經書楚人救衛，在刺公子買之下，則當其被刺時，楚人之合諸侯圍宋者猶未鮮，公之盟于宋，以同圍宋者，亦猶不得離也，何能使人救

公子買。子衛。且直以實情說晉。而轉以說詞謝楚乎。是必不然。又公羊傳以為內諱殺大夫。故謂之刺之也。大國之大夫。有罪當刑。直稱曰殺。亦明罰勑法之道。固然。何復以諱為。且諱殺為刺。刺為寇賊陰圖戕害之辭。將謂殺一大夫。而初不覺其以寇賊之行。醜詆其君。有是理耶。

楚人救衛

〔管見〕楚人移圍宋之師以救衛。則宋之圍必解。觀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其畀之者自曹。則受其畀者亦必自曹。而宋公之與晉侯。當以邂逅相見於軍中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管見〕前晉侯出亡。先將適齊。過衛。衛文公不禮。復自齊他適。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時僖負

羈之妄猶言公子若反晉國而誅無禮曹其首也曹伯豈當晉侯入立而不料其必伐曹哉今年春晉侯使曹以觀莅伐衛之師而未及于曹也既伐衛衛之國人皆服晉惟其君欲與楚國人逐出之以說晉焉晉侯之欲得志於衛不過此矣因是而舍衛以伐曹曹新附楚故晉狐偃以為楚始得曹也曹既託國于楚猶誓堅守以待楚師之救雖被伐已久其志何嘗肯服晉乎及晉侯至先之使曹考並命圍而攻之期必入據左傳云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晉侯入曹以此與伐衛戰之自侵以及于入猶為殘民勞師晉侯怒之乃執曹伯而以強奪其爵復分曹田畀宋人而以强削其地也凡此晉先軫所謂取威定伯於是乎在之本圖矣按經文書執曹伯畀宋人本為兩句自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注謂聽猶聽其獄說者乃皆夾入以字輒稱執曹伯以畀宋人未免

誤讀畀之爲與概辭也而其字上半从田則特主賜田言之詞夫賜莫重於田耳其下半从丌音基爲物之具彖形又或从廾音拱亦音恭說文竦手也皆舉以奉人之意有實畀字則經文之書畀宋人者其爲分曹田以與之已衆著矣左傳說畀字較公羊爲確但其言分曹田者衹衛言之亦未審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管見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晉侯伐衛楚人救之緩不逮事而晉侯復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楚師亦料其往援之無濟也於是次于衛地之城濮焉豈圖與晉戰哉徒以先之圍宋久不克不可復事圍宋乃謀說晉解甲冀獨有以卒全曹衛耳左傳云楚子五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此其志也然晉之伐曹衛以致楚距

則早欲戰楚之強以決於一戰矣當晉侯用先軫之謀私許復曹衛使之告絕于楚而又於子玉所使告晉師之完奇明執之楚必怒能無戰乎春秋於此年夏四月丙午猶皆書晉侯其下連書齊師宋師秦師雖皆其君自來而不著其爵欲以權歸之晉侯耳權一則師皆用命故楚師次于城濮在衛地晉侯猶未離曹境也乃遂以齊宋秦之師及楚師及之為言即公羊所稱我欲之而汲汲云因是而戰于城濮晉侯大克楚師敗績許兹敗楚之四月己巳距前入曹之三月丙午纔二十四日耳晉侯之及楚師可不謂神速哉及楚師何以遂能敗之以齊宋同惡而秦亦同欲耳前年冬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齊之怨從而太釋至楚之虐宋甚矣去年冬圍宋此今患也前一年楚伐宋圍緡與其伐齊取穀並舉又前五年伐宋戰于泓宋襄公傷股而卒其讐之必反何日忘之惟秦與楚未有隙然晉侯始入秦伯帥師納之及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則當晉之侵曹伐衛欲即因以敗楚

其請師于秦、而秦伯敗之、衆必大集、然則及楚師戰于城濮、晉侯之大克可預卜已、至楚師之初、合諸侯、圍宋、皆以成力脅之、使從己也。觀城濮敗績之後、晉侯盟于踐土、其凡歸者、惟許男而已、他如公及蔡侯、鄭伯、皆與盟、陳侯亦復如會、以為先於城濮之戰、皆能一心并力、以敗晉、其可信哉、亦足知楚師之敗績、靡不可以預卜者、嗚呼噫嘻、是成頵在位已四十年、自齊桓卒後、與宋爭霸、周以東之諸侯、多望風南嚮、惟以宋不附而興師、忽以晉侯救之、曹衛既不可保、至于城濮之戰敗績、遂使魯及陳蔡鄭許之同盟圍宋者、皆相與背楚、而即晉、是則圖霸雖衰[illegible]之舉、苟非其人、亦欲卒成之終而不得也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管見〕凡書殺其大夫者、不名、則大夫無罪、如莊公二十六年、晉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是已、名、則大夫

有罪如僖公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是已罪非一端而楚得臣之有罪由於城濮敗績禮記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鄭氏仲與據此立斷則定崇也或因經文稱國以殺而書其官以為罪累上者非是試思晉之里克丕鄭父並稱國以殺而書其官亦可以為罪累上而偏責晉侯哉

衛侯出奔楚

管見吳氏澂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聞楚敗懼晉害己而出奔楚也此說是矣至衛侯失國不名則以叔武攝其位而於踐土之盟猶未與也及五月癸丑受盟稱衛子以列於諸侯則衛侯失其國矣故春秋於其出奔楚不名於其自楚復歸於衛乃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

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習見踐土。杜註鄭地。括地志云。榮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榮澤今屬河南開封府。高氏閌曰。晉一戰敗楚。威振諸侯。向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於是始霸諸侯也。汪氏克寬曰。齊侯主盟而序宋公之上。蓋伯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按二說皆得經文敘列諸侯本旨。惟是鄭伯之下所稱衛子。說者或謂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國從未成君之禮而稱子。此與下冬會于溫之稱陳子。未免於混。蓋晉侯以五月癸丑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六月陳侯欵卒。嗣君立。未及踰年改元。故其冬會于溫。猶以在喪而未成君。特稱陳子以別之。若衛之叔武攝君位。而與晉之盟于踐土。前晉衛侯出奔楚。後晉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豈得與陳侯既卒。其子以在喪。而未成君者。一例言哉。嘗竊思之。衛叔武之稱

衛子殆降舉其爵也攷周官典命之職凡諸侯之適子誓
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
註云命於天子曰誓既誓則世子不得易事而成其為君
可攝君以行會盟朝聘之禮但降其君一等耳未誓則執
皮帛不執玉獨使繼子男之後降於諸侯而隆於諸臣所
以尊天子之命也今晉侯合諸侯以盟于踐土欲使叔武
受盟乃令從君在而世子已誓于天子之禮降其君二等
故衛本侯爵並不稱伯而稱子但衛以侯爵降二等而稱
子仍不得使與未誓之世子降從子男之後故衛稱衛子
雖屈於鄭伯之下而亦伸於莒子之上也凡皆晉侯之鐵
借於禮以行其私意焉爾蓋自晉侯伐衛本欲出衛侯以
而使其弟叔武代之元咺為衛之賊臣遂阿晉侯之志以
出其君衛侯竟出其叔武之居攝貫則既立之矣豈復知
有出居襄牛之衛侯哉公羊傳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
則有誑也不然衛侯出居襄牛則衛無君而國人之亂未
定晉侯何能合諸而謀入曹遂以執曹伯而畀宋人又且

敗楚之後月盟于踐土周以東之諸侯靡不在者衛叔武非為晉侯所立又何能使之接武壇坫以親於諸侯曰此為代衛侯一衛于耶胡傳云衛侯於楚不書名者未絶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其業衰矣

陳侯如會

管見陳侯以五月如會以六月卒其或由力疾而往𥙿所以必如會者何蓋國去年冬楚人以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於宋亦矢與楚同圍宋耳今年春晉侯伐曹衛以攻楚之所必救楚解宋圍以救之皆不及而晉侯復執楚使宛春以怒楚於是乎有城濮之戰焉據左傳所戰陳蔡從在楚之右師晉胥臣先犯之而陳蔡奔楚右師潰以此推公及鄭伯許男之同盟圍宋者必皆從於楚師以敵晉矣及楚師敗績晉侯旋盟于踐土以合

諸侯公與蔡侯鄭伯皆一旦背楚即晉以受其盟悵陳侯許男從楚師而敗遂逃歸未得與晉侯必怒其黨楚而討之以師矣其時陳侯自度身從城濮之戰雖強楚不免敗績且其先伐曹衛出衛侯而立其弟執曹伯以分其田報怨爲已甚矣若因之以討貳被其師者必爲曹衛之續敢不懼哉敢不服哉故雖未獲與五月癸丑之盟其於諸侯之既受盟而猶在踐土者亟如會以從之會焉殆適當負戾亦莫能愛其死以禍國矣既會陳侯因公與蔡侯鄭伯代達其後至而未及受盟之故在晉侯亦當釋然矣雖不更刑牲歃血不可以詔之明神而相誓哉苟或不然後晉諸侯遂圍許或以僖先書諸侯遂圍陳矣然則陳侯之如會毋亦稱識時而知務者與

公朝于王所

【管見】王所即作於踐土之王宮也王宮何爲而作以王聞晉侯之敗楚師能復合同之衆諸侯以輔王室將於踐土

勞之此晉侯所由作王宮耳當王之至上宮也晉侯獻楚
俘駟介百乘徒兵千王享醴命之宥使尹氏王子虎及內
史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皆用前平王命文
侯之故事豈不盛哉而經皆削而不書獨書公朝于王所
而已汪氏克寬曰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覲禮云伯父
順命於王所朝者覲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會諸侯見天子
於京師於外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
尊王之名也按此說得書法本旨蓋以此踐土之王所僭
諸侯制于王則可耳而晉侯乃受王之勞於此王所又受
王之錫命侯伯於此王所是既屈天王之至尊又以褻先
王之大典故皆削而不書獨書曰公朝于王所以爲是則
於禮差合即借以正晉侯及受盟踐土之諸侯並得曉然
於尊王之有定制其於此王所之但可朝而不得他有褻
者固若是
其嚴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管見　穀梁傳曰。自楚。楚有奉焉爾。註謂因楚力也。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當從此。蓋晉侯逐衛侯鄭而立叔武使元咺佐之。衛侯出居襄牛。猶在衛境。其心實倚於楚。初不料楚師之敗績也。已而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乃自襄牛以出奔楚。故在襄牛之衛侯。不書名。而奔楚以後之衛侯則名焉。然出奔于楚。正為復歸于衛之計也。楚不能抗晉侯以逞伯圖。豈不能復衛侯以全晉誼乎。衛侯鄭以四月出奔楚。以六月自楚復歸于衛。亦楚人激於二月之救衛不及而借是以解嘲耳。衛元咺出奔晉則以晉侯先立叔武衛侯鄭復歸于衛。其前驅射而殺之。衛元咺狡脫以逃。遂以叔武之死。訟衛侯鄭于晉也。其殺叔武之事有二說。季氏廉臣曰。胡傳所引本公羊。與左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

衛侯為殺叔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然衛侯之内忌
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録罪於前
聽以告諸侯爾此公
羊所以為賢録也

陳侯款卒

管 侯款以五月如會六月卒是必卒於會也諸侯得
弔之殯歸諸侯亦得親送之是可不使人會其葬矣故

陳 公

秋杞伯姬來

管見此秋之一時所書惟杞伯姬來及公子遂如齊皆係
祭事則夏之會諸侯以盟于踐土晉侯主之而公亦與焉
者及孫而既返於魯可知矣杞伯姬莊公女也以莊公二
十五年歸于杞杞國有二此屬歸於周所封之杞伯國今

河南開封府之杞縣是已。至僖公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子尚幼。明年。其父杞惠公遂卒。伯姬之子繼立。是為杞成
公。若僖公之二十三年。書杞子卒。其爵為子。乃商以前所
封之杞。在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境。非杞成公之襲稱杞
伯者也。認定杞為杞伯之國。則知此二十八年秋。書杞伯
姬來。以為歸寧僖公之母成風。是必成公之為魯甥者猶
在位也。若其弟桓公姑容已立。桓公為杞惠公娶妾之子。
與成公非同母弟。亦何所眷于魯。而聽伯姬之能求哉。再
覯於茲之三十[illegible]年。書杞伯姬來求婦。殆亦由杞伯成公
之夫人卒。而伯姬為之求繼室於魯。故以求婦稱焉。如謂
其子成公已先卒。則婦之名將無所繫。而伯姬又何以求
為也。惟是杞伯成公之卒。其年不可考。因是而其弟桓公
姑容之立。其年亦不可考。則難以臆定耳。蓋杞自武公始
入春秋。歷靖公共公惠公以及成公。其名一皆泯沒。至桓
公乃以名聞。他所不傳者。爲可備道。今計杞伯成公以僖
之六年立。見集說。桓公姑容以襄之六年卒。見經文。中間

稍八十八年。考史記杞世家。所謂脫成公一代。又稱桓公立十七年卒。則共闕夫七十一年。其列國世次所紀。僖以僖之二十三年杞子卒。謂爲杞伯卒。遂謂成公特在位十八年。桓公在位。則長至七十年。與史記之續十七年者大相遠。亦安得信以爲實然哉。又按杞伯姬來歸。雖謂歸寧成風。究亦借名而已。蓋杞伯成公以弱鄰即位。伯姬蓋主國政。經二十餘年。亦如其初。在平時。必思惜時事。以資善策。若值今晉侯之伐衛入曹。敗楚師於城濮。盟諸侯于踐土。天下有霸主。則竊幸杞之弱小。得定其危。以自存而猶未能親見之於踐土壇坫間也。因借歸寧成風以親質於僖公。庶幾首末洞達也。識由此言之。杞伯姬之爲魯女亦可謂能徒以婦人預國事。而概加之貶作。亦未爲允。

公子遂如齊

【管見】許氏翰曰。齊自孝公立。與魯好絕。比相侵伐。昭公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吳氏澂曰。魯以楚師

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遇卒，未及報怨。晉文既伯，齊魯皆為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盟而報魯怨。故魯國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按二說已盡如齊之意。但春秋之書此，尤注定公子遂，而指目之。即借以譏僖公耳。啻譏乎以前之伐齊取穀，急求報怨，其以乞師如楚者，公子遂也。及今之會晉盟，歸土，斬謀，講好，其以通聘於齊者，亦公子遂也。然則公之引遂為貴介弟，特稱公子而寵任甚矣。魯廷豈復有其對哉。是不可以無譏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管見　凡嗣君在喪者，先君既葬，則不名而稱子。陳共公稱陳子，則其父陳侯欵為已葬矣。其不書葬之故，詳見前傳。公九年，宋公御說卒，子茲父立，會于葵邱，稱宋子，仍列之本班，以次齊侯已也。陳子下於齊侯宋公，亞下於蔡

侯鄭伯盜使不得參同盟踐土之君而自抒於陳侯款之如會將從其後焉耳豈若齊桓之與宋公御說同盟既久不得替在喪之宋子襄公乎惟莒子雖及踐土之盟而國爵皆小于陳則可以先之矣齊桓之伯會于北杏有邾子盟于幽有滑伯滕子皆以小邦來至見懷德之意則踐土之盟書莒子此溫之會書莒子又書邾子亦皆以微小貴之盛云爾凡師使卿將者必稱帥師是年夏四月晉侯之會師伐楚連書齊師宋師秦師不稱帥知齊侯宋公之與秦伯其戰于城濮者必皆先自至也至五月盟于踐土則有齊侯宋公而秦伯不與殆由秦伯先歸而以主盟讓晉侯乎踐土不主盟于溫亦不主會故秦伯但使卿來待事而已然左傳有言曰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其辨已嚴究之臣不敢君在大國之卿其可自公侯而外概得與伯子男相抗哉此所以溫之會秦卿適至晉侯雖必從之列于會以從諸侯春秋猶從而貶之曰秦人使其名亦不見則直例以無足數焉可耳至若夏會諸侯盟于踐土

而冬復會諸侯于溫則何爲乎據下書天王狩于河陽求之狩爲田獵之通名非巡狩之狩益昔周都鎬京以洛陽爲門戶故作東都曰成周置戎兵鎮之每歲天子親往校閱詩小雅瞻彼洛矣篇所稱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其證也作六師爲治兵大閱之禮其遷以狩田者不言可知故宣王中興大會諸侯於東都有車攻篇首章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此謂至洛以作六師也因是遂以狩田故二章曰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行狩則諸侯皆會之以從王狩在四章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其謂不追陪王之韎韐有奭而恐後以至五章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凡以一爲乾豆柴所以祭天於助言舉柴王之大事此爲首此凡皆周初營洛之時即爲此定制使後嗣並舉行之故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令晉侯以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莒子邾子秦人會于溫溫在河北水北曰陽是溫即河陽矣諸侯會于河陽之溫則天王之狩於河陽其地

於即溫者在會于溫之諸侯皆為合而從狩於河陽之下撲侯也是豈不足勞萬乘之許而用宜王復古之盛事哉而不然也蓋襄王之狩由晉侯請之實為挾天子以令諸侯借以重伯權耳春秋則欲有以黜之故書狩以天之其狩于溫者則別之曰狩于河陽也溫何以稱河陽皆戎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無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則以溫為河陽自洛都指之以為是周畿內之邑也及襄王出居于鄭晉侯納之於王室有功先請隧弗許乃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溫屬於晉晉於是始啟南陽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晉既有溫以為在晉之山南而稱南陽字復以在周之河北而稱河陽禮記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誼以天子畿內之邑一與晉侯微敢私其邑為已有而以天子之來狩為客晉侯直為之主故其既書天王以臨之使知尊無二上即書狩于河陽以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使晉侯及諸侯之會于溫以從狩

易皆知溫為周之河陽不得指為晉之南陽也

所以黜霸權振王綱匡王國者其旨嚴矣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管見］天王狩于河陽亦必作王宮於河陽也與前踐土之王宮皆得以王所稱其書壬申公朝于王所者須合下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作一串看乃得之蓋壬申之朝王正以執衛侯耳河陽之狩獨衛侯不會此得以無王罪之於是以王命趨召衛侯刻期以日不以月故經文不書月以著其速也不速至則王將率諸侯共討之衛侯故不至哉及衛侯至其日為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及諸侯皆朝焉乃即于王所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未嘗更待壬申後之日矣朝于王所不及諸侯者執衛侯乃晉侯之專罪故諸侯雖朝皆畧之不及諸侯而仍必書公之朝者於王所

熟裁付政。疑於王執之。而其實為晉侯執之也。以公議規逆矣。王所則晉侯之專罪。不得分謗諉俟。又豈得轉口若無罪。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僖見是年春。晉侯伐衛。逐衛侯鄭而立叔武。夏六月。衛侯自楚復歸于衛。殺叔武。衛元咺奔晉。晉侯之與元咺。必謀更立。公子瑕。而執衛侯矣。然衛侯在衛。惡乎執之。於是請王狩于河陽之溫。名諸侯會之以從王狩。晉侯竊料衛侯之殺叔武。必懷疑懼。莫敢來。是得以無王加之罪矣。難乃以王命召衛侯。恐之以不即朝王。王怒。則將有討于衛。彼衛侯安所逃哉。以故及壬申。至于王所。晉侯率諸侯以朝遂執衛侯于王所也。由此言之。爾時王及諸侯皆為晉侯所分布。如狩之局。而衛侯之來其身以就執。即如狩之。田有禽。利執。言矣。其謫至此。安得不加以貶絶而斥曰晉人

也。前執曹伯歸于晉。此執衛侯。乃歸之于京師者。罪衛侯以歸王則歸于京師為有名。是公義也。然晉侯之意。必以衛侯歸之于京師。正。陰。欲。衛之元咺。即得。自晉。以。復歸于衛耳。元咺歸衛則可以更立公子瑕而其先之立叔武而不克終。亦。猶能。借。以。完。其私。願也。假公義以完私願只執非晉侯之讎所當眾絕者哉。因而人之益宜。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晉。已。公羊傳曰。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謂恃晉之力以歸只如此。作大概說。較為得之。若左傳推叙元咺歸衛之由則言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彼總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王。所也。又連書歸之于京師。作一句說。是衛侯並未至晉。復何。從得與元咺訟哉。且即衛之言訟求之。其鍼莊子為坐也。亦總知君與臣對坐爭訟為不可。故使

人代之究之坐鍼莊子即如坐衛君矣彼臨其上以尊主聽衆者為難而傳何以初不得用其人哉至於衛侯不勝其從君于晉之衛臣盡坐訟庭一旦而或殺或刑或免於斷斯獄以攄行成禍者為難而傳又何以卒不得目非人哉此事之非實獨核其闕略不得詳之處亦足以較然不惑矣蓋經之本旨上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特數其不朝王之罪俾得終逐衛侯焉爾其於衛侯之殺叔武而元咺訴之不明言也此書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亦欲其更立公子瑕俾得如其逐衛侯而立叔武之前志焉爾其謂衛侯與元咺訟元咺勝而晉乃歸之固臆說也

諸侯遂圍許

管見圍許討其不會踐土之盟也陳侯不及盟而如會知矣我不然諸侯之圍陳不復于圍許矣圍許亦晉侯主兵獨舉諸侯者見霸令之行我有同于不令而行焉爾何以言遂遂為繼事之辭河陽之狩由晉侯請于王而會諸侯

以從之一則欲假王威以執殺叔武之衛侯再則欲因諸侯之師以討不會踐土之許男也既執衛侯則圍許兩事相及有彼此先後而未始有所延留故以一遂字作聯絡云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見諸侯失國則名是年三月晉侯執曹伯不名及放而復歸于曹歲將幾終名之然後知其先之既失此爲復歸也曹伯何以復歸蓋晉侯之初執曹伯也既以之歸于晉矣及其爲會于河陽之溫而請王狩晉侯殆以曹伯從在軍中獨不使之得會諸侯以朝王而已適有諸侯圍許之役曹伯乃懇請于晉侯欲趨至曹以悉索敝賦躬自帥之與諸侯共圍許將僥幸有功以圖負罪之可贖也晉侯許之觀經文先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其[illegible]歸不言自晉則曹伯適在河陽之溫以從晉侯者可知矣繼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即聯書遂會諸侯圍許其復歸于曹亦莫或阻焉則

曹伯先請于晉侯。而亟欲歸師曹師以會圍許者亦可知矣。遂為兩事相及之辭。語氣極緊。二句合看。本屬一事。不必他為之說可也。而左氏專叙曹伯復歸之故。則謂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晉侯之疾殊甚。豈得謾為說辭以嘗試哉。且筮史之告晉侯。直斥其滅同姓者。不若齊桓。又以曹晉為兄弟。合諸侯而滅之。為非禮。不寧惟是。晉侯方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乃妄稱復衛而不復曹。為非信非刑。彼所非者。果晉侯致疾之因乎。使晉侯知其為非。亦謾為已疾之方乎。何物筮史。竟敢為曹作說客以儻其貨。遂修口于晉侯之前而絕無忌憚若此。如或有之。晉侯必大加捷怒。立置重典。並窮治曹伯之豎侯獳以貽禍曹伯矣。而傳乃紀之以公說。復曹伯。殊可怪也。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晉見介、杜注。在城陽黔陬縣。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有黔陬城。古介國也。按黔陬有東西二城。東城秦置。即介亭。其在高密縣境者。乃漢所遷之西城也。按介地近萊夷。高貿稱萊夷作牧。以其地田少而山、特多。故雖作以治田。而送以牧、阜、番、獸、畜也。介當同之。葛盧殆。介之牧人。有此通語。耳、附庸人之富數畜以對。畜無大於牛者。葛音、同、角。盧與顱通。頭顱戴角。不可指牛言之乎。周官、亦有牛人之職則以牛號牧人而目之曰葛盧。亦可無嫌矣。左傳謂介葛盧來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爾之而信是祥。又習其降。飲、寢、吪、有呼。必應。是得聞其音。而知所謂哉但此單如牛。有強力。而昏頑無法。一或流寓異國。于時應是于時盧旅。則招集者。日益多。以故此年春。書介葛盧來其來者。遂不去也。及冬。又書介葛盧來。其來者。遂成聚也止甚適理。止旅適寓其人皆無恆業。不、過、貨其、荒、廢、陵、吞以、資、妝、發、居、民、每、以、貪、小、利、而、然、之、從、衆、雜、糅、遂丕。一出然上、其害深遠。斯於明年。秋。之。介人。侵蕭。非。即此。春。冬。二

時所寄介甚虛求有國相與肆其剽掠也故春秋詳志之所以識魯之不虔慎國封守一聽介人之闕入以滋患也

云

貫

公至自圍許

管見書公至自圍許非但志公之以師還也欲借以明諸侯之圍許而許亦從諸侯以服晉耳許既服晉諸侯皆返其國而曾伯襄之會諸侯以圍許者亦識得以復歸于寶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管見翟泉杜註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今古城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周官司盟之職凡邦國有疑會

同則書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是知會同而盟在天子之縣內為壇加方明其上王臣莅之乃盟也若諸侯之會盟于其國皆為私盟也今翟泉在王城中晉侯會諸侯以盟于此有王臣莅盟則自春秋起隱公以來凡屬諸侯之盟未有若翟泉之盟之合于周禮者而經文乃一切人之則何以故是非並加之貶斥也其意欲以罪秦伯而罷晉侯云爾何罪乎秦伯以翟泉之盟諸國皆其君自盟而秦伯獨使其卿則亦從會盟之例目曰秦人以附其末而已然卿不會公侯禮也況于盟乎秦伯以卿盟公侯是使公侯皆替而為卿矣故晉侯宋公齊侯陳侯蔡侯皆不得不從而人之不惟此也與于王城者必莅以王臣而王臣之貴獨當莅公侯之盟何至莅公侯而皆于卿者之盟乎是亦宜以失體而人之矣惟魯之與此盟特因其為內君而諱之不得人公然其必諱之意亦以諱公之失其為公則亦無異于人之也夫王朝之卿與列其盟從因翟泉之盟以一非分之秦人例入而貶

咸会斉夫孰非秦伯之罪也哉故曰罪秦伯也何羞乎晉侯以盟于翟泉若晉侯之焉耳去年夏四月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秦伯既以師從及作王宮以盟于踐土秦伯不與是周以東之諸侯皆即于晉其在西之秦伯獨遠之矣於是去年冬晉侯請王狩于河陽之溫冀得秦伯與諸侯畢會而秦伯獨以卿來以故今年夏六月復會諸侯于王城而爲是翟泉之盟也其盟無他大抵以同輔王室號召秦伯爲爾其時晉侯度王在王城非與踐土河陽之王所比且王城近秦秦伯當無辭以謝是盟也苟其來盟則東西之諸侯皆即于晉晉之霸業豈不視齊桓爲更有光耶已而秦伯仍獨以卿來與前溫之會同晉侯無色王臣及宋齊陳蔡之君皆無色公曰不待言矣以是不得已而盟既皆屈辱不振初無以別於秦人而其開主是盟者實爲晉侯夫孰非晉侯之羞也哉故曰羞晉侯也

秋大雨雹

管見雹如氷塊之破碎者。當秋雨雹而又以大稱則秋歛之成熟者盡爲所摧敗矣。民何以堪乎。春秋書之。左傳以爲爲災也。義止乎此。他說推言大雨雹之凝散所由。與其感應所合。未免拘泥。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管見此年春竟時無事。故經文但書首月。而傳乃言三十年春晉人侵鄭則非其實可知。且所稱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殆因秋有圍鄭之役。故先爲之說如此。然許亞伐之伐衛入曹敗楚亦出其初之必爲嘗試哉。至謂伐

聞晉之有鄭虞而始侵齊。晉、衞、鄭、虞、狄、遂不侵齊、邢、且爲邢、有鄭、虞。狄、又、胡爲不謀侵晉而、獨、侵齊也。凡此皆捨之而求其實者、竊意狄之侵齊。特爲。狄。自侵齊焉耳。自僖公十七年。齊桓公卒。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及狄、人、盟于、邢。是後狄以二十一年侵衞。二十四年伐鄭。及茲爲僖之三十年。前、未聞。有。狄。之。侵齊。者。忽於此年夏而秋侵齊、則狄之勢張。其爲、患。將。廣。國。不到。矣。宜乎明年之狄圍衞。衞。遂。遷于。帝。邱。以。避其。難。也。夫。

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管見】凡經文書殺其大夫。不、名、則、無罪。名、之、則、有、罪、也。就見前楚殺其大夫得臣。大夫之獲罪情事匪一、而元咺之出衞侯。訟衞侯。擅立叔武。再擅立公子瑕。國人皆曰可殺不、待、以、稱、大。夫。爲。不。去、其。官、或、別、從、寬、議、也。公子瑕爲元

喧所立居國經年若不知有衛侯之執歸于京師者是可以爲君乎惟不可以爲君故衛之殺公子瑕經文不特言殺直自殺其大夫元咺及之以明所殺者公子瑕尾誅黨爲君也胡傳乃以不削其公子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于元咺以咺之故延及于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罪著矣似非正意

衛侯鄭歸于衛

管見諸侯失國則名去年六月書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名衛侯著其先之四月出奔于楚爲已失國也此年秋書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又名衛侯著其去年冬之執歸于京師爲已失國也前歸于衛曰復歸對出奔言之自出亦自復猶可言也今之歸于衛初由晉人執之以歸于京師則不可言復以從其出之不可言者而意更含蓄前之歸于衛曰自楚今之歸于衛不曰自京師則衛侯之歸遂歸焉耳左傳稱晉爲

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矿水谿然其得貰者。傳續稱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于道、咋公子瑕。參衛延之臣自寗俞而外。他皆以賂為轉移、向背然定。周冶非元咺公子瑕之黨乎。一賂以卿而遂如衛侯之言殺之。衛有周冶以殺元咺公子瑕。豈無黨于周冶者為之潛逆衛侯于京師耶。從可知衛侯鄭之歸于衛皆由衛侯之以賂啖衛臣而得歸已耳。晉侯其肯歸衛侯哉。晉不欲歸衛侯。魯能請于王以及晉侯、而使衛歸哉。但衛侯之以賂求歸寗武子獨晦其智而不預此謀也。意蓋總知衛臣多黨有黨則有學皆不獲存公忠體國之志、故其從衛侯于出奔之楚。與其所執而歸之京師、獨矢不避。懸隔日、左右于衛侯之居處飲食間。因是謀寔之糜饘。可納醫衍之酖毒不行此。為竭股肱之力。以效童僕之貞純。不知其他者。夫子所為歎服而特表之曰其愚不可及也。

晉人秦人圍鄭

管見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按左氏紀盟于踐土。請城濮之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文及鄭伯盟于衡雍。則於往歲之過鄭而無禮者。或當釋然。及茲而以貳于楚討之。其追咎前愆亦所不免矣。何以見其貳于楚。以前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晉主之也。翟泉在王城內。鄭伯家還而不至。既爲無王。且必背衡雍之盟。以暱晉矣。非貳于楚。何以致然哉。此晉侯所爲有討于鄭。而堅會秦伯以圍鄭與。然春秋之於晉侯秦伯則皆人之者何譏其同事而不同心耳。蓋秦晉匹也。晉侯既霸。秦忌龍攄秦伯其爲翟泉之盟。將獨主之。其志可見矣。秦伯之忌晉霸。纔欲抗衡晉侯。其於翟泉之盟。使人受之。其志亦可見矣。但晉侯之于秦。終念入國之借其力。與夫敗楚之同其

勞不能與秦絕也故雖知其非與而仍會之以圍鄭焉若夫秦伯則何所牽繫於晉哉當其圍鄭鄭伯之使亦判然非惟貳于楚抑從貳于秦也及燭之武夜入秦師說以亡鄭附晉之害及舍鄭為東道主之利則秦伯之與晉圍鄭者轉而盟鄭並使杞子逢孫揚孫戍鄭而還子犯請擊之晉侯不可亦還事具左傳春秋書此欲著此後二年焉僖公三十二年晉侯卒三十三年僖公卒秦人入滑晉敗之于殽文公二年晉及秦師敗之于彭衙冬晉人再伐秦報彭衙之役文之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及郊文四年晉復伐秦報王官之役此其兵戈相尋皆釁啟于圍鄭又釁啟于秦伯之圍鄭而忽盟鄭戍鄭也從可知春秋之人晉侯秦伯讀晉猶輕讀秦為特重矣

介人侵蕭

管見 介人之侵蕭其人非自介來自魯來也去年春書介葛盧來冬又書介葛盧來葛盧乃介之微人有此通號說

見前其來為僑寄於魯春來者既定冬來者復相從僕之既多乃謀潛出為盜故及今年秋介人遂自魯而侵蕭也侵者剽掠之名春秋書此特欲識魯之客非類以長寇亂焉爾蕭為宋附庸國今江南徐州府之蕭縣是已在魯境之南距山東兗州府之滕縣百餘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管見〕前年夏五月晉侯作王宮於踐土以諸侯朝獻王命晉侯為侯伯用前平王命文侯之禮盛矣冬晉侯請王狩於河陽之溫諸侯畢從王狩則是小雅車攻篇所賦美於宣王之中興以復古也又盛矣去年夏六月晉侯為翟泉之盟在王城內凡諸侯會盟於國皆私盟也此稱以會同於東師而盟有王臣莅之則自春秋起隱公以求所載諸侯之盟不少未有若翟泉之盟之合於周禮者抑又盛矣以此言之晉文之霸業自納王以後閱二年而致極

既敗楚矣。旋於十有四月中。三合諸侯以尊王室。不猶有寓責桓所未逮與。故知此書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蓋首聘晉侯。亦並及諸侯也。於叔吉來聘。則他國可概見矣。但其注意晉侯。則於使宰周公四字寓焉。蓋晉之敗楚。其功大。而所以尊王室者。又忠又最勤。固是襄王於此年冬將聘於晉。特加鄭重。遂覺宰周公。而外他皆不足以任其使。者然也。至若聘已而自晉他適。猶道以及於魯。其來聘者仍是宰周公。而未嘗有代。則亦因以存。不欲二視之意云爾。然非禮之常也。張氏洽曰。天子之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此足發明孫說。正肯出晉以推。而其聘晉侯以及他諸侯者。可不另立說矣。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管見　公子遂如京師。拜天王使宰周公之來聘也。此常禮春秋可以不書。書者。爲其遂如晉耳。左傳謂如晉爲聘於晉。胡傳曰。以二事出竟。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蘇氏轍曰。內曰如。外曰使。皆君命也。所謂以二事出者也。葉氏夢得曰。大夫出疆。固有以二事行者矣。惟天子不可以二事。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管見　劉氏敞曰。取濟西田。左傳謂使臧文仲往。非也。若書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文仲但請田。非聘會同也。不書亦非也。告糴乞師弔葬致女皆書。請田非常。何爲獨不書。設又問。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若然。當謂之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趙氏鵬飛曰。濟分曹魯之境。則濟西爲魯田。如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於魯濟

濟水出齊魯之間。故有齊濟，有魯濟。今曰濟西，則自濟以西之田耳。內取田無不繫之國者，惟成二年取汶陽田，與此取濟西田，不繫之國。不係之國，則本魯田矣。定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取是田也，至宣十年，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書歸我，則知濟西本魯田也，審矣。張氏洽曰：復魯之舊地亦必非其有而取之者同，然無王命以正疆理，守取之不以其道，况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王公之義乎。按此濟西田本魯地，而爲曹有。今何緣而得取之。前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既以曹田予宋矣，公一無又稱晉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諸侯有失地於曹者，不可朝於晉以取之哉。由此以推，去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其師以取濟西田於曹，而請之晉侯耳。晉侯許之，於是以此年春取濟西田，而田乃復歸於魯也。本取濟西田，先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知其如晉者，爲請田。既取濟西田，復遂書公子遂如晉，亦知其如晉者，爲拜田矣。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免牲

管見曲禮大饗不問卜圜丘祀天以冬至為常則天子不卜郊其卜郊者魯之制也昔者周公没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見禮記明堂位然則詳魯頌閟宮備惟魯郊之在孟春既與周郊之以冬至者者有異則當有待於卜矣且天子之以孟春祈穀[illegible]擇亦辰為上辛者亦以從周之始郊正值冬至為辛日耳[illegible]可不問卜也至於魯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則[illegible]之春祈穀之祭以祀天其上辛之元侯非初不試[illegible]從周之是必及前期十日受命於祖廟作龜於[illegible]

卜而視其兆從然後齋以待事以是為甚慎固然及案傳之三十一年將有事於孟春之郊先於去年冬十二月之下旬卜今年正月之上旬不從乃不已而由正月之下旬卜二月之上旬亦不從非能遂已也復由二月之下旬卜三月之上旬亦仍不從然猶有未可以已者則更由三月之下旬卜四月之上旬亦皆不從以致春秋於其良閑月總記前之四卜郊不從以見賜牲則與而神卒不欲享矣不寧再三告之公亦大懼其瀆乃免牲而不郊也至於免牲之法鄭氏徽曰殺祇捐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未必然也雖典禮散滅莫可考校至於牛衣人服如何裝被乎凡郊牛稷牛必皆在滌三月滌者牢也今得縱使出滌是為免之按此說較確蓋免者免以不為牲耳本出在滌而出滌既不得留以瀆復郊亦不必槩以供他祀一聽其以天年終則已又何加焉

猶三望

管見猶為可以已而不已之辭魯之免牲不郊而猶三望者或以四卜郊不從初非尊卜三望郊重而三望輕猶可違卜以將事與此其非禮決矣春秋書以示譏甚固不郊猶三望者自僖公作始耳故以後宣公三年成公七年皆書牛傷不郊猶三望亦踵而行之三望之說公羊傳指定泰山河海似未為確按魯之三望從天子之四望闕其一而名之周官大司樂以四望與山川分列則不得混而一之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所稱祭四方者則以祭四望也其四方實主春夏秋冬之四時是屬天神當於圜丘之祀天及之山川附於地則地神也以方澤之祀地及之亦其宜矣雖祭山川者亦通以望稱然虞書曰望於小川又曰望秩於山川亦獨可以稱望而已於四方求嘗梨然有辨則祭四望之為祭四方而非山川者審矣天子四望而魯亦稱三望幾於天子之禮是即明堂位所謂廣魯於天下也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然則魯既保彼東方則其望四方者惟使荒以適

方西方北方爲三望而成王之於
周公特欲廣魯於天下之意已具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管見婦者對姑之稱杞成公爲伯姬子自僖公六年立及
茲已在位二十六年蓋先有夫人而今卒耳杞伯姬本魯
女乃爲其子成公求繼室於魯
故於此年冬書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

管見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霸若然則何以故蓋
狄於去年夏侵齊及秋而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
使鄭歸於衛此大違晉文之志也衛若有急晉
必不救狄固知之稔矣故以是年來圍衛也與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管見帝邱杜注衛地在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墟故曰帝邱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是也趙氏鵬飛曰齊侯城楚邱以封衛至是蓋三十年矣衛雖遷而狄未忘衛猶未設國已侵衛僖十三年之役是也十八年及邢人伐衛二十一年侵衛狄為患於衛抑亦甚矣今又整兵而侵之衛不得已遷於帝邱而避焉然而衛有狄患猶桓城以遷之令狄自滅而衛自遷晉文坐視而不恤文德衰矣於亦甚而不及謀是乎抑爾時之晉侯以衛殺元咺及伐于猶有怨於衛侯鄭故狄雖國衛衛國不能救於晉也及伐之國能而衛遷於帝邱亦惟是衛自為謀而已又何嘗欲有所藉力於晉哉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箋鄭伯捷者鄭厲公突之子也好殺遜於乃父而善過之在位四十五年其變詐翻覆從違晉秦兩大國之間倏倚無所用恥他若魯及曹許蔡諸國不受其害者皆稔知鄭伯捷之絕無人心而鄙棄之以故於此年四月己丑卒比葬凡舊所及同盟之諸侯竟求有一伐其大夫以會葬者而不得魯史亦不書葬鄭文公春秋仍之欲見鄭伯捷之生平不必核其行事但觀諸侯之不會葬與魯同而其心並謂鄭伯捷為奸人之尤死無足惜者雖獲保其首領仍當暴諸道塗委之溝壑云耳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嘗見衛人侵狄報去年冬之狄圍衛耳吳氏澂曰言侵不言伐不敢聲其罪而討之也然則此侵狄者亦不足以例圍衛之恥矣侵不可久衛人以夏四月侵狄則實四月而止至秋而衛人及狄盟者何蓋由衛人侵狄而狄復於秋侵衛經文固從省也狄復侵衛衛人懼其不已而遂及於所遂之帝邱乃使於狄請平狄許之此衛人所由及狄盟與汪氏克寬曰書及則是盟乃衛人所欲也以此知衛之微弱甚矣當是之時惟晉霸為可倚而晉侯猶有怨於衛之侯其先之伐衛逐衛侯使出奔楚既不得與踐土之盟及自楚復歸於衛又執之以歸於京師復不得與翟泉之盟至於前年秋歸自京師先使殺元咺公子瑕晉侯之於衛侯然益甚豈得望其及晉盟我以故是年夏四月緣狄嘗圍衛不得不從而侵狄及秋而狄復來侵又不得不因而及狄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衛處何能計及焉春秋書衛人皆見其不義何於衛而獨自為諱者有如此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管見 家氏鉉翁曰。齊桓優游不迫。有周家盛時氣象。晉文淺狹迫急。漸有戰國秦漢之風。此總斷桓文生前事。書法簡而該。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管見 滑爲鄭地。與濮從之國若衞所滅者 邑耳。不得混看。據左傳所載。秦師將襲鄭。非爲入滑也。及滑。因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秦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夫先言及滑。則明其未及鄭也。復言滅滑而還。則亦譏其非能襲鄭而還也。從可知秦師之遂東。其自過周以後。而入滑者。滑

之在鄭西也必矣雖地志未嘗的指所在㝮纂總紀國之爵姓具者滑爲姬姓伯爵而其分敘列國之地名鄭凡一百一十有六而滑亦次其間則此滑之爲鄭地與滑伯國之屬衛爲附庸者何至混而無辨哉至於經書入滑傳稱滅滑雖云滅不言入究之入者亦志乎滅也通觀之可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管見吳氏澂曰僖二十六年有伐齊取穀之怨二十八年晉文既霸公子遂聘齊以解讐而請好越六年而國歸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此說亦近是但魯聘在六年之前齊之報聘在六年之後何其遲哉又左傳稱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固也夫以齊卿之聘無失禮遂詳稱以詒其君而請朝齊謂是爲服於有禮也其心豈誠爲魯之社稷計乎爲揣其情

並國歸父專政于齊以齊侯貽公濺斬晉文之霸凡其侵伐會盟皆不從者及去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天下無霸主國歸父將自比管仲而欲奉齊昭以復修桓公小白之舊業也乃謀致魯公之朝于齊以為諸侯倡下時公子遂實專魯政前之如齊當私交于國歸父而為之用于是此年春二月國歸父以公子遂得君可與圖事乃謂魯聘久未報而來聘焉其來雖曰齊侯使之亦歸父[illegible]于齊侯以為此聘必自行乃得不可以令他人攝也乃[illegible]至魯將聘先授意于公子遂使勸公以朝于齊公子遂[illegible]說託臧文仲言之殆因文仲以知聞于魯又或以為[illegible]言公將必聽亦並以言自文仲出公得不疑公子遂之[illegible]交于國歸父也然臧文仲之進說于公猥以君朝而答[illegible]聘則其為齊而非為魯之情益見矣僖公顧不悟耶惟寵任公子遂者既久權已旁落且齊之來聘為國歸父勢[illegible]亦赫赫耳目所重遵其意是足知後之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殆踧蹐既越三時終不得已而出于此

與之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管見 杜注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按杜注在宏農澠池縣西魏太和十一年置崤縣唐改硤石縣崤縣為石壕鎮[illegible]北有崤山今崤縣故城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五十里[illegible][illegible]案云殺之戰左氏載先軫之論是曲在秦也胡傳因程[illegible]忘親背惠之言以墨衰即戎為惡之甚又比先軫之謀[illegible]杞子則責晉益與秦等其于當日情理可謂頗矣秦背[illegible]戍鄭自絕前好使晉文不忿舊德而從子犯之請則[illegible]當擊矣觀不哀晉喪之言是晉文卒而秦不弔也秦則[illegible]禮何施之有先軫非過激也至以墨衰即戎為不可則[illegible]人有行之者矣徐淮並興魯公[illegible]師費誓一篇列于周書夫豈不暴而聖人取之乎或謂[illegible][illegible]庭之衆[illegible]

隣國之利不可以並論此又不考之甚滑今河南偃師縣殺今河南府陝州滑國近晉而殺則其境也晉為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遠地猶當救之況乘晉喪踐晉境滅晉切近之同姓以視東鄰不救亦復何異晉之君臣豈得晏然而已乎彼固將繼先君之志為子孫之謀而反卒為忘親可乎自敗殺之役秦不敢戍晉而圖東諸侯楚敗北者文之功而制秦者襄之力殺師之烈並於城濮而顧重晉之必欲晉襄辜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驅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然則晉何以書人諱晉子也外以諱為善釋殯而戰是亦有罪焉耳[illegible]而稱人若晉子未嘗親行者然陸氏淳所謂許其以權[illegible]禮與乎匹夫之孝也公穀二家責晉固非而罪秦亦未嘗蓋秦伯在于用詐襲遠違諫棄師而必以為亂子女之與無男女之別則過矣今故去胡傳而公穀首末數語皆無取焉程子以書人為衆詞謂秦為不道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也亦然此與陸說又異然亦不以書人為罪晉

也。故並存之。按莊公十六年。齊桓會諸侯同盟于幽。有滑伯。杜注指其國在河南緱氏縣。今偃師縣是已。但東周鄭洛邑。偃師距洛陽纔七十里。當是周畿內地。考之志記。亦絕無以偃師為滑國者。則杜注恐誤。附辨于此。再帝王世紀稱故虢有三。周興封虢仲于西虢。今陝州是。有殽之險。封虢叔于東虢。今汜水縣是。有虎牢之險。滎鄭介乎其閒。是實以二虢為東西之保障也。惟北虢在今山西平陸縣。其始封者不詳。蓋北虢即屬西虢。特以西虢在河之南。其西虢之地。有隔在河北者。則別之為北虢耳。北虢西虢總為一虢。則僖公五年。晉獻公號諸。用荀息之謀。再假道于虞以代虢。遂滅而有之矣。故西虢之殽。可指為晉地云。又三禮殽字注。多為肉帶骨之稱。而此以名其地。殆肖其土與石之錯雜而凝固。與傳稱殽有二陵。春秋正義又云。俗呼為土殽石殽。其阨道在兩殽之間。亦或因其土多于石。石多于土。而小作此區分耳。其實皆為殽也。以故地紀于殽之所在。山曰崤山。山之水曰淆水。雖偏旁各象其形。而

共不離乎褒之意則並從
椒之省而作有未有異焉

癸巳葬晉文公

管見晉先君有文侯仇字義和重耳復諡為文者殆以晉文之敗楚于城濮王策命為侯伯用平王命文侯之禮故同謚以明其克昭乃顯祖追孝于前文人焉耳周時用諡比並禮之所不禁也觀宋有昭公杵臼後亦有昭公得蔡有宣侯桓侯後亦有桓公宣公可概見矣。

狄侵齊

管見初齊桓在位四十三年卒狄未有至齊者孝公為立三年當魯僖公之二十年齊人狄人盟於邢終孝公之世亦無狄患至僖之二十八年孝公之弟昭公潘立僖二十一年狄始侵齊及於三十三年狄復侵齊其意殆欲乘

之。不得尋而因以求盟於狄耳。以衛觀之。可見前年狄圍衛。衛遷於帝邱。去年又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齊與狄因。樽有邢之盟也。豈能與衛而不能以盟齊哉。狄本為中國所擯斥。顧彼東海雄風。齊尤強大于衛。苟既獲新盟于衛。而更有以尋盟于齊。則當讀書歃血與洮。伏抗衛于壇坫間。而狄之聲勢亦用為益張矣。然赤狄仍或衛人及狄盟。卒不見書齊人及狄盟。如昔邢之迅迫則狄之從違不已也。以故齊貽于文公十四年來。其牙文之四年辰洸侵齊。又九年夏。狄侵齊。又十一年狄狄伐齊。背肉未遂矣。狄齊。以盟之忘。而出此也。乎惟是慎於兵之謀。適以圖戰據已乎。

公伐邾取訾婁

訾見訾婁乃邾字切音也。邾邑名。邾本在今鄒縣。僖公于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亦邾字切音。邾用夷禮

其國之名爲一字其邑名須句及訾婁則皆以二字作一字也亦有以三字名者前莊公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即邾之切音邾與婁聲亦近其實則邾婁二字而已凡土語多兩字而異呼其呼切音亦或涉于似而不甚合乃即因其異呼而各異其字以當之字異而名有辨其命名之意總欲如其爲邾邑而使不得混同他國焉耳公于此年伐邾取訾婁者因前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其秋及邾人戰於升陘魯師敗績公衷胄豈能忘此挫辱而不報哉閱三年而及二十六年齊人伐我西鄙北鄙方事乞師于楚而因之以伐齊取穀則不暇謀及邾矣又閱一年爲二十八年而晉文始霸敗楚師爲踐土之盟復會諸侯于溫公與邾子同在會中則亦不得遽背霸主以報怨而傷好也又閱四年而當此三十三年晉侯于去年冬既卒則公乘此間以伐邾取訾婁亦誠思有以刷升陘之恥也夫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例見三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至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則邾之報怨於魯者速矣。值此年夏四月。公復伐邾取訾婁。而邾之報魯旋以秋至。視前爲尤速。則公子遂之帥師伐邾。實由於此。然春秋不明志所由者。以公既伐邾。公子遂復連伐邾。其爲迫於邾之逐伐魯者可見。文得從省。又邾爲魯之附庸。於其伐魯而削之。亦暗加貶屈。使不得與魯爲敵國也。且此魯邾之相伐。其兵端實起自魯。於邾無譏焉。則特詳及魯師可矣。至若公子遂之帥師。但統稱伐邾。絕不指其過邾師於何地者。蓋公子遂以爲邾之來伐。邾君主之。其心狃於十年以前曾有戰于升陘之捷。勢將傾國之兵以出。亟圖再敗魯也。是不可以與戰。惟慎戒魯之疆吏。凡邾師所必經之道皆堅壁清野以待之。公子遂獨潛自帥師。從別道趨邾擧口。直搗邾之都城。而旁掠其近邑。邾衆内既虛。戰守所資。徵發不給。彼邾遂

之在圍者邾君豈得不令其還而自救哉攻其所必救是亦謀爲不戰而屈人之兵有此說道也

晉人敗狄于箕

〔晉見〕箕杜註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今在太谷縣東南二十五里敗狄于箕由狄伐晉及箕也是年夏狄旣使齊乃秋而狄復伐晉一年中未盡而時而連犯齊晉二大國狄之横恣前未嘗至此齊不能敗狄而晉能敗之春秋之所予也其稱晉人者與外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同蓋襄公未在喪稱子諱而稱人一歲敗秦之與敗狄襄公皆未嘗親行者然以是爲善之耳

冬十月公如齊

〔晉見〕公之如齊朝齊也是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其所欲得於公者正在此公于還私不共意而使臧文仲曲謹

於公。公不必遂如齊也。值夏四月，公伐邾，取訾婁。及秋而邾遂伐魯。公子遂帥師不當其銳，以報於魯，乃乘其虛以偪於邾。邾還自救，魯遂解嚴。當公子遂帥師而歸，公勞之，嘉其績，公子遂乘機納欵，以為今之伐邾，特紓一時之難耳。若欲為託國父長之計，則莫如朝齊者。於是附會臧文仲之說，說以曲狥國歸父之私交，惟欲速公之朝齊而終已焉。以故公之因朝齊以如齊者，自春正月已有是議，及冬十月乃有此行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管見公之冬十月如齊，特以朝齊云爾。齊魯鄰近，朝罷而歸，何以及十有二月而始至自齊哉。蓋公際朝齊，齊侯憾昔桓公創霸時，其爲諸侯同會盟者，公皆與焉，遂欲公為之招致，以並朝於齊，庶足輔成霸業也。然自冬十月以

至十有二月公雖不悍違使厚寄以通其意而列邦未開其有慮者時公亦遇疾不得留處乃歸因是於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即於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也與胡傳云君日出而眡朝退釋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禮記曾子問云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此于十有二月書公至自齊即連書乙巳公薨于小寢蓋明公以有疾而歸既不能親告于祖禰亦不復能於路寢聽朝而入耳說者多以薨于小寢為非正其論近迂禮記言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夫所謂寢門之外者文王之朝以雞初鳴而至豈得謂非小寢之門外哉不安節言有疾不能循其飲食起居之常時也內豎以告文王亦必告於文王之以

雞初鳴而至也。是時同。此寢門同。此內豎。又豈得請君之養疾。不於小寢。而必於路寢哉。養疾於小寢爲正。則以疾薨于小寢。亦不爲非正。可知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管見】是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行春令也。秋記月令言季冬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然則春秋書此。志逆象耳。其菑害在民物所關甚鉅。說者指其徵應在公子遂之專横。亦與逆象相比附。而其意失之陋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管見】許僖公業自宋襄公敗于泓之後。遂從楚。值晉文已霸。凡踐土及溫之會盟。許皆不至。於是晉以諸侯圍許。誅

亦既服矣。至晉文公卒，襄公立，許復背晉而貳于楚。故晉侯以此年十二月，會陳侯、鄭伯以伐許也。伐許之前，晉襄之敗秦敗狄，而稱晉人者，欲諱其為晉子。爲國諱之，則足以見其在喪親戎之非得已也。此伐許非不得已，但屬霸圖，豈為義討哉。故其稱晉人為貶詞。然前以稱人為諱，此又以稱人為貶，不嫌于混乎。而不然也。只觀經文以晉侯及陳侯、鄭伯一例人之，使晉侯不見其有以異，則其貶自見。至伐許之役，獨會師于陳、鄭二國者，晉襄繼承霸業之餘成勢，不能及文公之圍許，得以大集諸侯也。惟陳侯朔初立五年，其父陳侯款先從楚，及楚師敗于城濮，晉文為踐土之盟，陳侯款不及與，懼為晉所伐，旋力疾如會，以明其從晉焉。踰月卒。及冬，而在喪之陳侯朔趨會于溫，並會諸侯圍許，此其必聽命于晉可知。若鄭伯蘭之繼鄭文公立，纔二年耳。左傳紀晉侯秦伯圍鄭，求言鄭公子蘭前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晉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是鄭

伯。鄭之。待。立。全。倚。于。晉。也。又。安。敢。不。惟。晉。之。命。是。聽。哉。宋纂集說載李氏廉曰。晉襄初立。伯事未定。蔡之。殘。鄭。殘。之。聘。魯。皆。有。志。于。爭。伯。也。晉襄惟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踰年而霸事復盛焉。亦善于繼承者矣。蔡秋。書。敗。蔡。敗。狄。如。齊。伐。許。于。一。年。之。間。其。晉。霸。純。殘。之。會。三。赦。罪。貺。之。秋。與。按。此。論。極。中。當。時。情。事。